

AL-AZHAR UNIVERSITY
BULLETIN OF THE FACULTY
OF
LANGUAGES & TRANSLATION



جامعة الأزهر
مجلة كلية اللغات والترجمة

爱资哈尔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By

Dr. Ahmed Gamal Aly Mohamed Khalifa

*Department of Islamic Studies in Chinese, Faculty
of Languages and Translation
Al-Azhar University, Cairo, Egypt*

Al-Azhar Al-Sharif and Its Impact on the Chinese Society

Ahmed Gamal Aly Mohamed Khalifa

Department of Islamic Studies in Chinese, Faculty of Languages and Translation, Al-Azhar University, Cairo, Egypt

E-mail: AhmedGamal.1021@Azhar.edu.eg

Abstract: Being one of the oldest Islamic institutions worldwide, Al-Azhar Al-Sharif has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d to the promotion of moderate Islamic thought and religious education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he impact of Al-Azhar extended to China as early as the 19th century, when Chinese students began to visit Egypt and join Al-Azhar for the pursuit of Islamic and Arabic sciences. Upon their return to China, those students disseminated values of moderation and scholarly tradition they acquired at Al-Azhar, thereby influencing the religious identity of Chinese Muslims. Moreover, Al-Azhar has contributed to strengthen the cultural ties between Egypt and China through educational exchange and the support of Arabic and Islamic studies within Chinese universities. As a hub of interfaith and intercultural dialogue, Al-Azhar cultivates mutual understanding, coexistence, and tolerance among civilizations. Presently, it persists as an essential force in fostering cooperation between nations and building a more equitable and peaceful world based on respect, diversity, and shared human values.

Keywords: Al-Azhar Al-Sharif, Chinese society, Civilizational Dialogue, Islamic Moderation, Egyptian-Chinese relations.

الأزهر الشريف وأثره على المجتمع الصيني

أحمد جمال علي محمد خليفة

قسم الدراسات الإسلامية باللغة الصينية، كلية اللغات والترجمة، جامعة الأزهر، القاهرة، مصر

البريد الإلكتروني: AhmedGamal.1021@Azhar.edu.eg

الملخص: يُعدّ الأزهر الشريف من أقدم المؤسسات الإسلامية في العالم، وقد لعب منذ تأسيسه دورًا محوريًا في نشر العلم والدين والفكر الوسطي المعتدل، ليس في العالم العربي فحسب، بل امتد تأثيره إلى بلدان بعيدة مثل الصين. ومع تطور الأزهر عبر القرون، أصبح مركزًا عالميًا لإعداد العلماء وتخريج الكفاءات، وكان من أبرز مظاهر هذا التأثير ابتعاث الطلاب الصينيين إليه منذ القرن التاسع عشر، حيث تلقوا علوم الشريعة واللغة العربية، وعادوا إلى بلادهم حاملين الفكر الأزهري، ليساهموا في ترسيخ الإسلام المعتدل في المجتمع الصيني. وقد أسهم الأزهر في تعزيز العلاقات الثقافية المصرية الصينية من خلال التعليم المشترك وتبادل الوفود العلمية والثقافية، كما كان له دور فاعل في إنشاء تخصصات اللغة العربية والدراسات الإسلامية في الجامعات الصينية. وفي سياق الحوار الحضاري بين الثقافة العربية الإسلامية والحضارة الصينية، مثّل الأزهر قوة ناعمة عززت قيم التفاهم والتسامح والتعايش، وأسهم في بناء جسور معرفية وروحية بين الشعبين. بهذا التأثير متعدد الأبعاد، يظهر الأزهر الشريف بوصفه مؤسسة دينية وعلمية ذات رسالة عالمية، لها دور ريادي في التقريب بين الشعوب، وتشكيل فضاء مشترك للحوار الحضاري البناء بين الصين والعالم الإسلامي. وتزداد أهمية هذا الدور في العصر الحديث مع تنامي مبادرات التعاون الدولي، مما يجعل من الأزهر ركيزة أساسية في صياغة مستقبل العلاقات بين الحضارات على أسس من الاحترام والتنوع، بما يسهم في بناء عالم أكثر عدلاً وسلامًا.

الكلمات المفتاحية: الأزهر الشريف، المجتمع الصيني، الحوار الحضاري، الوسطية الإسلامية، العلاقات المصرية الصينية.

爱资哈尔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摘要：爱资哈尔作为伊斯兰世界最古老的学术殿堂，自创建以来始终肩负着传播知识、弘扬中道思想的崇高使命，其影响力不仅遍及阿拉伯地区，更远达中国等东方国度。历经千年发展，该校已成为培育全球伊斯兰学者的重要摇篮，自 19 世纪起便吸引众多中国学子前来研习教法学与阿拉伯语，这些学成归国的学者将爱资哈尔倡导的温和理念传入华夏大地。通过联合培养项目与学术交流，爱资哈尔有力促进了中埃文化互动，协助中国高校建立阿拉伯语及伊斯兰研究学科，在文明对话中发挥着独特的“软实力”作用，推动理解、包容与共存的价值观，架设起跨文明的知识桥梁。作为兼具宗教与学术使命的国际机构，爱资哈尔在促进文明和谐方面展现领导力，为构建中伊对话平台奠定基础。在全球化时代，该校日益成为文明交流的重要纽带，以尊重多样性为原则，致力于推动更加公正和平的世界秩序建设。

关键词：爱资哈尔；中国社会；文明对话；伊斯兰中道思想；埃中关系

论文目的：

本文聚焦爱资哈尔在促进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交流中的关键作用，通过分析这座千年学府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揭示其在传播中正思想、推动跨文化理解方面的重要贡献。研究着重探讨爱资哈尔作为文明对话平台的功能，展现其如何通过学术合作与教育交流，搭建连接东西方的知识桥梁，培育相互尊重的文化共识。本文同时考察了受爱资哈尔熏陶的学者群体在促进文明互鉴中的独特角色，他们秉承开放包容的理念，将伊斯兰学术传统与中国文化语境相融合，不仅丰富了中国学术生态，更彰显了爱资哈尔作为全球性学术机构在塑造文明对话范式方面的引领作用。在全球化面临挑战的当代，这项研究为理解跨文明交流的机制提供了重要视角，凸显了爱资哈尔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中的战略价值。

前言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爱资哈尔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中正之道的伊斯兰思想，成为思想与知识的传播中心，承载着超过千年的伊斯兰文化精髓。爱资哈尔于公元 361 年（公元 971 年）在开罗的法蒂玛王朝时期建立，从那时起，它不仅仅是一所教育机构，更是全球伊斯兰身份的象征，是理性与中庸的声音，是在宗教、科学和社会各个领域的权威。爱资哈尔培养了众多学者和传教士，他们将其教义传播到世界各地，弘扬仁爱、公正与共存的价值观，捍卫纯正的信仰和正确的理解。

爱资哈尔见证了伊斯兰思想的发展与世界重大变革的互动，它从未封闭自守，而是与其他文明进行互动，架起了东西方之间的知识与文化桥梁。最为显著的例子之一便是爱资哈尔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成为了文明交流与文化宗教互动的典范。爱资哈尔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的国家，于是主动寻求合作，向中国学生敞开大门，派遣使者，致力于建立相互理解与尊重的价值观，推动在一个全面的文化视野下的知识交流。

爱资哈尔在建立埃及与中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建立在信任、尊重与相互欣赏的基础上。爱资哈尔的学者和传教士在向中国社会介绍伊斯兰教义和温和教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有助于在中国促进温和伊斯兰形象的塑造，并加强开罗与北京之间的外交和文化关系。爱资哈尔的中国校友成为两种文明之间充满活力的桥梁，他们将从爱资哈尔学到的宗教和人文学科知识带回祖国，促进了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和平共处和中庸价值观的传播。

在全球挑战日益增加、文化交织的时代背景下，爱资哈尔在促进中国与阿拉伯世界文化关系方面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爱资哈尔建立

的关系不仅限于教育或宗教领域，还扩展到思想、语言、翻译和文化交流等领域，使其成为两种伟大文明之间的活桥梁，每种文明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因此，本研究的重要性在于揭示爱资哈尔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回顾其历史与发展，引用学者的言论以突出其地位，以及其在促进埃及与中国双边关系，特别是在文化和宗教层面的积极作用。

选题动机与研究意义：

选择“爱资哈尔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作为本研究课题，源于一系列科学与现实层面的动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致力于聚焦伊斯兰文明的重要核心——爱资哈尔大学，深入揭示其在培养中国穆斯林学术与宗教菁英方面所发挥的深远影响与关键作用。

第二，呈现爱资哈尔学术殿堂与中国穆斯林学者之间跨文化、跨时空的深度互动，尤以中国留学生赴爱资哈尔求学的历史进程为核心线索，勾勒出中埃学术交流的真实脉络与精神共鸣。

第三，全面呈现爱资哈尔在弘扬伊斯兰中道理念、抵制极端主义与思想封闭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具有独特文明传统与多元文化特质的中国社会语境中，其影响尤为深远与关键。

第四，本研究旨在通过深入探讨爱资哈尔的影响力，促进阿拉伯文明与中国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作为连接两大文明的重要文化桥梁，爱资哈尔架起了阿拉伯世界与远东地区在思想与精神层面交流的纽带，推动了跨文化的深度对话与合作。

第五，本研究开创性卓著，作为首批系统而深入探讨爱资哈尔大学对中国社会影响的学术著作，突破了以往零散浅尝辄止或略作带过的研究局限。旨在对伊斯兰与中国关系史上这一关键时期进行详尽、严谨且全面的历史描

绘，力求成为该领域权威可信的学术典范，为相关研究提供丰富且深刻的知识滋养。

前人研究综述

阿拉伯语学术界关于爱资哈尔对中国社会影响的研究极为有限，迄今尚无系统而深入的学术专著，既缺乏伊斯兰研究领域的专题论述，也未见以中阿文明交流为框架的专门研究。虽有部分文献在更广泛的语境中零星提及该课题，但大多停留于表面，未能深入剖析爱资哈尔在塑造中国穆斯林文化结构与社会面貌中的作用。

鉴于学术界在该领域明显的研究不足，本研究——据笔者所知——属于首批系统且全面探讨爱资哈尔对中国社会影响的科学尝试之一。研究依托丰富的田野资料与历史文献，致力于呈现一个严谨且深刻的学术视角，全面反映爱资哈尔在中国社会中的深远影响及其多样的表现形式。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历史描述性的方法，着眼于爱资哈尔的创立背景及其卓越的学术地位，力求在考证与溯源的基础上，精准呈现其发展历程中所经历的关键历史阶段。与此同时，研究深入探讨爱资哈尔在中国穆斯林宗教与文化领域中的深远影响，分析这所学术重镇在中国伊斯兰意识形态与文化记忆中的独特地位与精神象征。

此外，研究特别选取若干曾赴爱资哈尔求学的中国穆斯林学者作为典型案例，系统梳理他们归国后在推动社会振兴与教育复兴中的重要贡献，从而彰显他们在引领思想进步、促进中伊文明互动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一、爱资哈尔的历史与发展

爱资哈尔是世界伊斯兰教最古老、最重要的宗教和学术机构之一。它成立于公元 10 世纪，成为位于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中心的一个重要的学术和宗教中心。经过几个世纪的变迁，爱资哈尔从一个清真寺发展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学，涵盖多个专业，并继续在伊斯兰思想的教育和引导中发挥着核心作用。爱资哈尔大清真寺建成，其初衷是用于举行宗教仪式并培养宗教人才。随着后来的不断发展、完善规章制度，大学的声望逐渐超越了大清真寺的名气。因此，如今人们提到“爱资哈尔”时，更多是指这所大学，而非清真寺本身。

(1) 爱资哈尔的创立

根据一些历史资料记载，位于埃及开罗的爱资哈尔与爱资哈尔大清真寺几乎同时建立，爱资哈尔清真寺是开罗法蒂玛王朝时期建立的第一座清真寺。爱资哈尔清真寺的奠基仪式于伊历 359 年 5 月（公元 970 年 4 月）举行，其建设在伊历 361 年斋月初九（公元 972 年 7 月）完成。自建成以来的首次聚礼（星期五礼拜）于同年斋月初七举行。⁽¹⁾清真寺的建筑风格采用了法蒂玛王朝的独特风格，旨在为礼拜和学术活动提供场所。

(2) 爱资哈尔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作用

第一、法蒂玛王朝时期（公元 969 年 - 1171 年）

在爱资哈尔初建时，它处于法蒂玛王朝的统治之下。在这个时期，爱资哈尔不仅成为了一个宗教传播的中心，尤其是法蒂玛教义在埃及的扩展，还

⁽¹⁾تقي الدين المقرزي، المواعظ والاعتبار بذكر الخطط والآثار، بيروت: دار الكتب العلمية، 1418هـ، ط1، ج4، ص51-52؛ محمد كامل الفقي، الأزهر وأثره في النهضة الأدبية الحديثة، المطبعة المنيرية بالأزهر الشريف، 1956، ج1، ص8-20؛ علي عبدالواحد وافي، لمحة في تاريخ الأزهر، مصر: مطبعة الفتوح لصاحبها علي بطاطة، 1936، ط2، ص3-4؛ محمد عبدالعزيز مرزوق، مساجد القاهرة قبل عصر المماليك، القاهرة: مطبعة عطايا، 1942، ص54-66؛ حسن عبدالوهاب، تاريخ المساجد الأثرية، القاهرة: مطبعة دار الكتب المصرية، 1946، ص47-63.

逐渐发展为一个学术机构。⁽¹⁾除了作为礼拜场所，爱资哈尔还开设了伊斯兰教法、信仰、圣训等学科的教学，成为了伊斯兰思想的重要源泉，对宗教和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爱资哈尔清真寺的教学始于伊历 365 年（公元 975 年），这发生在法蒂玛王朝的穆伊兹·利丁·阿拉⁽²⁾抵达埃及后三年。⁽³⁾在伊历 378 年（公元 988 年），爱资哈尔清真寺首次尝试进行有组织的授课。那时，法蒂玛王朝的首任宰相雅各布·本·克莱斯⁽⁴⁾向法蒂玛王朝哈里发阿齐兹·比拉⁽⁵⁾请求任命 37 名法学家在爱资哈尔清真寺授课。这些法学家每周五聚集在清真寺内，课后讨论伊斯兰法直到下午晡礼拜的时间。阿齐兹·比拉为他们安排了薪水，

(1) أحمد محمد عوف، الأزهر في ألف عام، مجمع البحوث الإسلامية، 1970، ص 63-68.

(2) 法蒂玛王朝的穆伊兹·利丁·阿拉（伊历 319 年-365 年，公元 931 年-976 年）：他是穆伊兹·利丁·阿拉（Al-Mu'izz li-Din Allah），全名阿布·塔米姆·马阿德·本·曼苏尔·伊斯梅尔·本·卡伊姆，属于阿比迪家族的马赫迪·马格里布人。以他的名字建立了著名的开罗法蒂玛城。他是马格里布的统治者，也是其父亲的继承人。在公元 953 年（伊斯兰历 341 年）继位后，他开始巡行北非地区，以稳固王权和整顿内政。他成功平息叛乱，任命自己的亲信奴仆管理各大城市，壮大军队规模，并投入巨资以支持国家事务。他派遣了法蒂玛历史上最杰出的将领之一，同时也是开罗法蒂玛城的奠基人乔哈尔率领军队进行远征，为法蒂玛政权的扩展立下了卓越的功绩。

الذهبي، سير أعلام النبلاء، مؤسسة الرسالة، 1990، ج 15، ص 160.

(3) تقي الدين المقرزي، المواعظ والاعتبار بذكر الخطط والآثار، بيروت: دار الكتب العلمية، 1418 هـ، ط 1، ج 4، ص 389.

(4) 雅各布·本·克莱斯（伊历 368 年-380 年，公元 978 年-990 年）：他是法蒂玛王朝的部长阿布·法尔吉，雅各布·本·尤素福·本·易卜拉欣·本·哈伦·本·达吾德·本·克莱斯（Jacub ibn Killis），来自巴格达，曾是犹太人，后改信伊斯兰教。他既聪明狡猾，又机智过人，雄心勃勃，威风凛凛，善于应对各种局面。据说，他在皈依伊斯兰教后非常虔诚，并且加入了反对派。他精通《古兰经》与语法学，常常邀请学者们到他处讲学，每逢星期五晚上，他的著作都会被阅读。他对各种学问有着极大的兴趣。

سير أعلام النبلاء، مرجع سابق، ج 16، ص 442.

(5) 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阿齐兹·比拉（伊历 344 年-386 年，公元 955 年-996 年）：全名尼扎尔·阿布·曼苏尔·阿齐兹·比拉（Nizar Abu Mansur al-Aziz Billah），是法蒂玛王朝的第五位哈里发，也是穆伊兹·利丁·阿拉（Al-Mu'izz li-Din Allah）的儿子。他于（伊历 365 年，公元 975 年）继承父位，统治了约 21 年。在他的统治下，阿齐兹·比拉致力于巩固法蒂玛王朝在埃及和叙利亚的统治，平息了叛乱并扩大了影响范围。他以宗教宽容政策著称，尤其是对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友好态度，并任命其中一些人担任重要职位。此外，他热衷于文化和科学的发展，支持学者和思想家，推动了科学和艺术的繁荣。在建筑方面，他完成了艾资哈尔清真寺的建设，并致力于开罗城市的发展，使其成为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中心。阿齐兹·比拉留下了一个强大而稳定的国家，为法蒂玛王朝的延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سير أعلام النبلاء، مرجع سابق، ج 15، ص 168.

并为他们提供了住宿，宿舍位于清真寺附近。这是埃及第一次由统治者提供薪水并组织的正式授课。⁽¹⁾

值得一提的是，埃及人民在历史上一直以偏向温和与中道思想，远离极端和激进而著称。埃及人民始终坚持遵循逊尼派的教义，在基本信条和分支教义上拒绝法蒂玛王朝的教义。由于法蒂玛王朝哈里发声称他们拥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对此，埃及民众一直持强烈批评态度，甚至通过诗歌形式表达不满。他们将一首讽刺诗贴在艾资哈尔清真寺的讲坛上。当哈里发阿齐兹·比拉走上讲坛准备演讲时，发现了这首讽刺诗。这位埃及诗人嘲讽哈里发及其教义，诗中写道：

“暴政与不公我们尚可忍受，

但褻渎与愚昧我们绝不容忍。

若您真能预知未来，

请告诉我们：是谁写下了这张纸条？”⁽²⁾

总而言之，爱资哈尔是法蒂玛王朝的宗教和文化中心。作为当时的官方清真寺，它不仅是祈祷和宣讲的场所，也是教授伊斯兰教义和传播法蒂玛王朝教义思想的核心机构。

第二、艾尤比王朝时期（公元 1171 年 - 1250 年）

随着艾尤比王朝的崛起，法蒂玛王朝的灭亡，埃及的宗教政策发生了转变，从什叶派转向了逊尼派。在这一时期，爱资哈尔清真寺专注于教授逊尼

⁽¹⁾المواعظ والاعتبار بذكر الخطط والآثار، ج4، ص93، 389، 452؛ الأزهر في ألف عام، ص63-68.
⁽²⁾تأليف مجموعة من مشايخ الأزهر السابقين، "الأزهر والشيعية: تاريخ.. وفتاوى.. وآراء"، هدية مجلة الأزهر لشهر المحرم 1434هـ، ص3-12؛ محمد عبدالله عنان، أسرار الدعوة الفاطمية، مكتبة الخانجي بالقاهرة، دار الرفاعي بالرياض، 1983، ط3، ص246.

派教义，特别是马利克教法学派和沙斐仪教法学派，这一学派在埃及得到了广泛的推崇。

在萨拉丁·尤素福·本·艾尤布⁽¹⁾担任最后一任法蒂玛王朝哈里发阿迪德·利丁·阿拉⁽²⁾的部长（公元 1160 年- 1171 年，伊历 555 年-567 年）后，他开始着手改变并解散法蒂玛王朝。首先，他在福斯塔特市建立了两所学校，一所供沙斐仪教法学派学者学习，另一所供马利克教法学派学者学习。由此，他为法蒂玛王朝的结束铺平了道路。公元 1171 年（伊历 567 年）1 月，他宣布法蒂玛王朝在埃及的统治结束⁽³⁾，并罢免了所有的什叶派法官，将裁决权交给了首席大法官萨德尔丁·本·德尔巴斯⁽⁴⁾（遵循沙斐仪教法学派的），并命令他负责整个埃及的司法事务⁽⁵⁾。随后，他罢免了所有在职的法官，并

⁽¹⁾萨拉丁：他是萨拉丁·尤素福·本·艾尤布（Salah al-Din Yusuf ibn Ayyub，公元 1138 年-1193 年，伊历 532-589 年）出生于伊拉克提克里特市。他曾在大马士革侍奉塞尔柱苏丹努尔丁·马哈茂德多年，为其效力。在其叔叔谢尔库赫去世后，他于 1168 年继任宰相一职。公元 1176 年，阿拔斯哈里发穆斯塔德依·比拉授予他“苏丹”的称号。萨拉赫·丁曾与十字军展开长时间的战争，取得了许多辉煌胜利，其中包括公元 1187 年的哈丁战役和随后的耶路撒冷解放，这些成就使他成为伊斯兰历史上最杰出的领袖之一。

عبدالرحمن زكي، موسوعة مدينة القاهرة في ألف عام، مكتبة الأنجلو المصرية، 1969، ص 149.

⁽²⁾阿迪德·利丁·阿拉（al-ʿĀdid li-Dīn Allāh，伊历 546 年-567 年，公元 1151 年-1171 年）：他是法蒂玛王朝的第 14 位也是最后一位哈里发，他的统治标志着法蒂玛王朝的衰落和灭亡。他在位期间（公元 1160 年 - 1171 年，伊历 555 年-567 年），法蒂玛王朝在内部政治和军事上面临严重危机，王朝的实际权力逐渐被削弱，特别是在艾尤比王朝创始人萨拉丁·尤素福的崛起过程中。萨拉丁成为哈里发的维宰相，但他逐步削弱法蒂玛王朝的影响力，最终于（伊历 567 年，公元 1171 年）正式宣布终结法蒂玛王朝，并恢复逊尼派为埃及的官方宗派，将其纳入艾尤比王朝的统治。阿迪德在萨拉赫·丁宣布王朝灭亡后不久便去世，他的去世象征着法蒂玛王朝在历史上的终结。

الذهبي، سير أعلام النبلاء، مؤسسة الرسالة، 1990، ج 15، ص 208.

⁽³⁾تقي الدين المقرزي، المواعظ والاعتبار بذكر الخطط والآثار، بيروت: دار الكتب العلمية، 1418هـ، ط 1، ج 4، ص 396.

⁽⁴⁾萨德尔丁·本·德尔巴斯：他是萨德尔丁·阿卜杜勒·马利克·本·德尔巴斯·马拉尼·赫德巴尼（Sadr al-Din Abdul Malik ibn Darbas al-Marani，公元 1122-1208/ 伊历 516-605 年），他出生在摩苏尔，在大马士革地区学习了伊斯兰法学，并以传述圣训而闻名，后来成为埃及地区的法官，遵循沙斐仪学派。

سير أعلام النبلاء، مرجع سابق، ج 21، ص 475.

⁽⁵⁾在艾尤比时期，特别是在萨拉丁·尤素福统治时期（伊历 567 年），为了削弱爱资哈尔清真寺作为法蒂玛王朝官方宗教中心的地位，该清真寺的祷告活动被暂停了近一百年。此后，马姆鲁克王朝的第三代苏丹一巴依巴尔斯一世（伊历 658 年）下令重新开放爱资哈尔清真寺，这里最终成了逊尼派的学术中心。

且只遵循沙斐仪教法学派的法官来接替埃及地区的司法工作。从此在埃及恢复了伊斯兰教逊尼派地位。根据历史学家麦克里兹的记载：“从那时起，人们普遍采用了马立基派和沙斐仪派的学说，而法蒂玛王朝的教义逐渐消失，直到在埃及完全消失。”⁽¹⁾此外，萨拉丁·尤素福并未止步于此，还要求所有人坚持逊尼派艾什尔里教义学派。麦克里兹继续提到：“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今天，艾什尔里教义学派在埃及、叙利亚、希贾兹、也门和摩洛哥地区得以维持。”⁽²⁾

值得一提的是，萨拉丁·优素福·本·艾尤布成功建立了旨在传播逊尼派教义的学院，并建立了许多学校。随后，他将注意力转向了爱资哈尔清真寺，而该清真寺当时是传播法蒂玛思想的学府。萨拉丁将爱资哈尔关闭，直到其教学体系转变为逊尼派教义。自那时起，爱资哈尔清真寺成为了法学、阿拉伯语言和文学的学术中心，并成为中道思想的讲坛。它至今仍保持这一地位，并将继续如此。爱资哈尔既是清真寺也是大学，一直是维护逊尼派思想的守护者，也是抵御极端思想的坚固屏障。

总而言之，在萨拉丁统治期间，为削弱法蒂玛王朝的影响力，爱资哈尔的宗教活动被大幅削弱，尤其是中断了长达百年的主麻演讲“星期五的聚礼演讲”。这一时期标志着爱资哈尔从法蒂玛王朝的教义学派思想转向逊尼派的重要转折。

第三、马穆鲁克王朝时期（公元 1250 年 - 1517 年）

马穆鲁克王朝期间，爱资哈尔清真寺和大学在宗教、教育和文化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伊斯兰世界的知识中心和权威机构。

جلال الدين السيوطي، حسن المحاضرة في تاريخ مصر والقاهرة، مصر: دار إحياء الكتب العربية، ط1، 1968، ط1، ج2، ص252؛ أحمد محمد عوف، الأزهر في ألف عام، مجمع البحوث الإسلامية، 1970، ص53.
(1) تقي الدين المقرزي، المواعظ والاعتبار بذكر الخطط والآثار، بيروت: دار الكتب العلمية، 1418هـ، ط1، ج2، ص205؛ الأزهر في ألف عام، مرجع سابق، ج3، ص380-379.
(2) المواعظ والاعتبار بذكر الخطط والآثار، مرجع سابق، ج4، ص396-397.

在马穆鲁克时期，爱资哈尔清真寺并没有发挥重要的教学作用，因为这个角色由在艾尤比王朝时期开始并在马穆鲁克王朝时期繁荣发展的学校系统承担。这些学校教授四大法学派的法学、《古兰经》、“圣训”、语言、语法、艾什尔里教义以及一些应用科学，如数学和天文学。尽管如此，仍然有一些著名的学者在爱资哈尔清真寺讲授课程。例如，著名的阿拉伯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伊本·赫勒敦⁽¹⁾说：“当我在公元 1382 年（伊历 784 年 8 月中旬）离开突尼斯时，我踏上了前往开罗的旅程，并于伊历 784 年 11 月初到达。在那里，我看到了世界的文明汇聚一堂、文明的花园、万国汇聚之地、人类栖息之所。这是一座伊斯兰的殿堂，象征着权力的宝座。宫殿和大殿在城市中熠熠生辉，学院和宗教学校点缀在各处，散发着光芒。学者们如同明亮的月亮和耀眼的星星，散发出智慧的光辉。当我踏入开罗时，停留了几日，四面八方的求知者纷至沓来，向我寻求知识。尽管我的学识有限，他们仍然坚持不懈，不接受我的辞谢。于是，我坐在爱资哈尔清真寺，开始讲学，传播知识。”⁽²⁾

伊本·赫勒敦又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认为学问和教育的中心应当是埃及的开罗，因为开罗自古以来便是一个繁荣的城市，文明源远流长，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这里的工艺和技艺不断发展，尤其是教育学问。自从两百年前，土耳其帝国时期，特别是萨拉丁·本·艾尤布时代开始，开罗的教育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许多学校和宗教院落不断建设，并为其设立了丰厚

⁽¹⁾伊本·赫勒敦：他是阿卜杜勒·拉赫曼·本·穆罕默德·本·穆罕默德，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公元 1332 年-1406 年，伊历 732 年-808 年）。他是一位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他的家族起源于伊斯比利亚（塞维利亚），但他出生并成长于突尼斯。他曾游历法斯、格拉纳达、特莱姆森和安达卢斯，担任过各种职务，但也遭遇过阴谋和诽谤，最终返回突尼斯。之后，他前往埃及，受到埃及当时苏丹扎希尔·巴尔库克（在公元 1382 年-1399 年，伊历 784 年-801 年期间执政）的礼遇。他在埃及被任命为马利克法学派的法官，但始终保持着家乡的服饰风格，而未穿上法官的正式服装。他曾几度被解职又复职，最终在开罗突然去世。他口才出众，仪表堂堂，聪慧理性，诚实正直，拒绝忍受压迫，同时对高位心怀抱负。

⁽²⁾خير الدين الزركلي، الأعلام، دار العلم للملايين، 2002، ج3، ص330.
ابن خلدون، التعريف بابن خلدون ورحلته غربا وشرقا، دار الكتب اللبناني، 1979، ص264-266.

的捐赠基金。这些捐赠基金极大地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资金和收益不断增长，求学者和教师也日益增多。来自伊拉克和摩洛哥等地的学者们纷纷前来开罗求学，开罗的学术市场繁荣，知识的海洋也日益丰富。”⁽¹⁾

综上所述，马穆鲁克时期对爱资哈尔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一时期见证了爱资哈尔的重大变革，使其成为埃及最大的教育机构。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艾尤比王朝时期，爱资哈尔并未得到过多重视。当时，艾尤比王朝的苏丹们对爱资哈尔保持谨慎态度，因为它与法蒂玛王朝的教义学派有着历史联系，这使得他们更倾向于创建其他教育机构，专注于教授逊尼派的教法和宗教科学。

随着马穆鲁克王朝的建立，许多苏丹和贵族逐渐认识到爱资哈尔的重要性，并开始着手对其进行发展。但他们并未将爱资哈尔作为主要的教法教育中心，而是更注重建立专门的学校，教授多元化的法学科目，特别是侧重逊尼派教法的学校。这些学校旨在提供多元化的法学教育，并在一个更加符合逊尼派教义的环境中推动宗教科学的研究，因此在这一时期，宗教学校的数量得到了显著增加。⁽²⁾通过这些努力，爱资哈尔逐步发展成了埃及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学术中心，涵盖了各类宗教科学、文学与哲学领域，并最终成为后来的最大、最具影响力的伊斯兰教育机构。

阿什拉夫·凯特拜⁽³⁾是马穆鲁克时期最关注爱资哈尔的苏丹之一，他对爱资哈尔进行了修缮和重建，建造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塔楼，并为学生们建造了

(1) ابن خلدون، العبر وديوان المبتدأ والخبر في أيام العرب والعجم والبربر ومن عاصرهم من ذوي السلطان الأكبر، تونس: دار القبروان للنشر، 2007، ج2، س183.

(2) تقي الدين المقرزي، المواعظ والاعتبار بذكر الخطط والآثار، بيروت: دار الكتب العلمية، 1418هـ، ط1، ج4، ص200.

(3) 阿什拉夫·凯特拜 (al-Ashraf Qaytbay)：全名阿布·曼苏尔·赛义夫·丁·凯特拜·马哈茂迪·扎赫里，是马穆鲁克时期的杰出苏丹之一。凯特拜在（公元 1468 年，伊历 872 年）登上王位，成为马穆鲁克王朝的第 41 位苏丹，也是查尔克萨王朝的第 15 位苏丹。他统治期间被认为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者，施行了一系列显著的改革和建设项目，推动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凯特拜以其贤明的统治和对教育、艺术及建筑的重视而著名。他深知知识的力量，支持并资助了众多的学术机构和宗教建筑，尤其对开罗的爱资哈尔进行修复

宿舍区，同时为学者和学生捐赠了许多慈善基金。⁽¹⁾除了凯特拜的改革外，马穆鲁克时期的其他苏丹通常未曾给予爱资哈尔过多的关注。⁽²⁾

第四、奥斯曼帝国时期（1517 年 - 1798 年）

马穆鲁克王朝在埃及和叙利亚⁽³⁾的崩溃（公元 1517 年，伊历 923 年），由奥斯曼帝国所致，是中东地区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这一事件不仅对政治和军事领域产生了影响，还波及到了许多社会和文化机构，包括宗教教育机构，如爱资哈尔清真寺。在奥斯曼帝国时期，爱资哈尔清真寺显著发展，获得了崇高的学术地位，特别是在奥斯曼帝国采纳了瓦克夫（即慈善信托）

和扩建。此外，他也以宗教事务上的贡献而著称，积极参与伊斯兰教法的推广和应用。凯特拜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领袖，还是一位推崇公益的统治者，他修建了许多清真寺、学校、公共浴池和医院，为人民的福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凯特拜的统治持续了近三十年，直到 1496 年去世。他的领导为马穆鲁克王朝的黄金时代奠定了基础，至今被认为是这一时期最伟大的苏丹之一。

مصطفى بن عبد الله القسطنطيني العثماني، سلم الوصول إلى طبقات الفحول، المحقق: محمود عبد القادر الأرناؤوط، إستانبول: مركز الأبحاث للتاريخ والفنون والثقافة الإسلامية، 2010، ج3، ص27-28؛ شمس الدين محمد بن عبد الرحمن السخاوي، الضوء اللامع لأهل القرن التاسع، بيروت: دار الجيل، 1992، ج6، ص201-211؛ محمد بن أحمد بن إياس الحنفي، بدائع الزهور في وقائع الدهور، المحقق: محمد مصطفى، ألمانيا: دار نشر فرانز شتاينر، فيسبادن، 1975، ط1، ص3-5.

⁽¹⁾凯特拜苏丹 (al-Ashraf Qaytbay) 并没有亲自完成这项任务，而是由当时一位名叫霍贾·穆斯塔法·本·霍贾·马哈茂德·本·霍贾·鲁斯坦的大商人负责，他用自己的私人资金资助了这项建筑工程，花费大约一万五千第纳尔。这位商人建造了一个新的塔楼，并为居住的邻居们建立了两个回廊。

بيارد دودج، الأزهر في ألف عام، ترجمة: حسين فوزي النجار، الهيئة المصرية العامة للكتاب، 2010، ص79؛ الضوء اللامع لأهل القرن التاسع، مرجع سابق، ج6، ص209.

⁽²⁾在马穆鲁克时期，爱资哈尔最重要的建筑工程是由凯特拜苏丹在其统治期间完成的。他首先开始拆除清真寺西北角的大门。接着，在 1468 年（伊斯兰历 873 年），他在大门的右侧建造了一座优雅的宣礼塔，被认为是开罗最美丽的塔之一。此外，凯特拜还建造了一个四合院，里面有许多房间供邻近的住民居住。随后，马穆鲁克苏丹坎苏·戈里 (Qansuh al-Ghuri)（公元 1471 年-1500 年，伊历 876 年-906 年）建造了双顶宣礼塔，这座塔被认为是马穆鲁克建筑风格中的独特之作。

محمد علي حسن زينهم، الأزهر الشريف متحف للفنون الإسلامية، الهيئة المصرية العامة للكتاب، 1999، ص29.

⁽³⁾在大多数历史时期，包括奥斯曼帝国时期，埃及和叙利亚一直处于统一的统治下，这为两地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提供了持续的机会，特别是在奥斯曼帝国到来之前。根据马穆鲁克时期的资料，许多来自叙利亚的学生前往开罗，目的是在爱资哈尔学习，爱资哈尔当时被视为伊斯兰世界的学术灯塔。爱资哈尔设有多个学术院系，院名通常以学生的祖国命名，其中包括由苏丹阿什拉夫·凯特拜创办的叙利亚学堂。毕业后，这些学生通常会回到自己的祖国，担任重要职务，尤其是宗教法官和教师，这突显了爱资哈尔作为该地区主要学术中心的地位。السيد سمير عبد المقصود، الشوام في مصر منذ الفتح العثماني حتى أوائل القرن التاسع عشر، الهيئة المصرية العامة للكتاب، 2003، ص17.

制度之后⁽¹⁾，这一制度为爱资哈尔提供了稳定的财政资源。这一系统使爱资哈尔能够扩展其教学内容，开展多种学科的学术讨论。奥斯曼帝国支持这一转型的主要统治者之一是苏莱曼大帝⁽²⁾，他为爱资哈尔捐赠了大量土地和房地产，从而加强了其学术地位，并使其获得了财政上的独立，这使爱资哈尔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³⁾

此外，埃及的宗派冲突减少，为爱资哈尔的学者提供了学习四大教法学派的机会，使得爱资哈尔成为一个教授不同教法的中心。奥斯曼帝国扩建了依赖这些教法的法院，特别是哈乃斐学派，从而为学生提供了就业机会。从16世纪下半叶开始，爱资哈尔的学生开始学习多个教法学派，并从爱资哈尔内各大教法学派的杰出学者那里获得学位，这进一步增强了爱资哈尔作为伊斯兰世界主要学术中心的地位。⁽⁴⁾

值得一提的是，埃及保留了多种法学学派的传统，始终没有认定为单一的法学学派。虽然埃及的大部分居民是沙斐仪教法学派的信徒，特别是因为伊玛目沙斐仪的陵墓位于埃及，但马利克教法学派在上埃及和亚历山大里亚的传播也非常广泛。哈乃斐教法学派在许多埃及城市中也有很大的存在，而罕百里教法学派在埃及依然拥有众多信徒。这些因素促进了伊斯兰教逊尼派四大教法学派的研究在埃及的发展，爱资哈尔成为四大教法学派学问发展的

⁽¹⁾ محمد عفيفي، الأوقاف والحياة الاقتصادية في مصر في العصر العثماني، الهيئة المصرية العامة للكتاب، 1991، ص 37-38.

⁽²⁾ 苏莱曼大帝：他是苏莱曼一世，以其卓越统治被称为“苏莱曼大帝”（Suleiman the Magnificent），出生于1494年（一说为1495年），逝于1566年，享年71岁，是谢利姆一世的儿子。是奥斯曼帝国的第十任苏丹。他在位期间，奥斯曼帝国达到了极高的繁荣与完美。他的统治持续了46年，从1520年到1566年，是奥斯曼帝国最伟大的苏丹之一。苏莱曼的统治见证了奥斯曼帝国的巨大扩张，帝国达到了军事和政治的巅峰。他实施了重要的法律改革，推动了奥斯曼司法体系的发展。特别是在爱资哈尔方面，苏莱曼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为爱资哈尔提供了大量的慈善信托和资金支持，从而增强了爱资哈尔作为世界伊斯兰学术中心的地位。在他的保护下，爱资哈尔成了伊斯兰学术研究和教育的核心，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这巩固了其在传播伊斯兰思想和学术上的重要作用。

محمد فريد بك المحامي، تاريخ الدولة العلية العثمانية، المحقق: إحسان حقي، بيروت: دار النفائس، 1981، ط1، 198، 701؛ محمد حرب، العثمانيون في التاريخ والحضارة، القاهرة: المركز المصري للدراسات العثمانية، 1994، ص 59-70.

⁽³⁾ حسام محمد عبد المعطي، شيخ جامع الأزهر في العصر العثماني، مكتبة الإسكندرية، 2016، ص 17-19.

⁽⁴⁾ المرجع السابق نفسه، ص 15.

重要中心。甚至来自马格里布地区的马利克派法学家也常常派遣学者前往爱资哈尔，研究爱资哈尔对马利克教法学派的贡献。毫无疑问，爱资哈尔尊重四大教法学派的包容性，使其成为思想交流的庇护所和一个充满活力的表达平台，成为全球伊斯兰学子心中的梦想之地。⁽¹⁾

土耳其旅行家欧利亚·谢尔比⁽²⁾在 17 世纪中叶（公元 1672 年-1680 年，伊历 1083 年-1091 年）访问埃及时，曾这样描述爱资哈尔，他说：“在埃及，没有哪座清真寺能与爱资哈尔相比，它坐落在开罗的核心地带，昼夜人满为患，甚至找不到一个可以跪拜的地方。这里每天有一万二千名学生聚集，昼夜不停，他们的声音如同蜂鸣般回响，令人惊讶，他们沉浸在学术讨论之中。此外，来自大约五十个民族的大量学生住在爱资哈尔清真寺内为他们专门设立的走廊中，始终致力于学习各种学科。”⁽³⁾

在奥斯曼帝国时期的伊历 11 世纪末（公元 17 世纪），由于爱资哈尔清真寺的信徒人数激增，导致其事务日益繁重，爱资哈尔开始设立“大长老”头衔，爱资哈尔权力机构最高领导人称为“爱资哈尔大长老”，从爱资哈尔

⁽¹⁾ ليلى الصباغ، الوجود المغربي في المشرق في العصر الحديث، المجلة التاريخية المغربية، العدد 7-8، تونس، 1977، ص90؛ عبد الله محمد عزباوي، المؤرخون والعلماء في مصر في القرن الثامن عشر، الهيئة المصرية العامة للكتاب، 1997، ص24؛ شيخ جامع الأزهر في العصر العثماني، مرجع سابق، ص18-19.

⁽²⁾ 欧利亚·谢尔比 (Olüya Çelebi) 于公元 1611 年 3 月 25 日（伊历 1020 年 1 月 10 日）出生在伊斯坦布尔。他的好奇心是他性格的特点，他见到的每一样事物都要了解，并深入研究并记录自己的感受。他总是寻找生活中的新事物，毫不畏惧任何障碍或困难。从 19 岁起，他便爱上了旅行和探索。经过一段充满旅行的生活后，他在完成了对埃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旅行后，返回埃及。自公元 1672 年到 1680 年，他进行了长达八年的旅行，之后他的消息中断。推测他在完成这次旅行后两年去世，即公元 1682 年（伊历 1094 年），但具体去世地点不明，无法确定是在埃及还是土耳其。他最著名的作品是《旅行记》(Seyahatname)，这本书详细描述了他在旅行中的经历，涵盖了从奥斯曼帝国到东欧、中东和北非的各个地区。欧利亚·谢尔比被认为是最著名的土耳其旅行家，也是历史上最著名的穆斯林旅行家之一，或许仅次于伊本·白图泰，这位穆斯林旅行家的名声享誉全球。他在 17 世纪作为旅行家闻名，凭借其广泛的旅行经历和重要的著作吸引了众多作家、学者和东方学者的关注，他们对他所描述的地区以及他的观察和印象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³⁾ أوليا شلبي الرحالة العثماني، رحلة إلى مصر، المحقق: محمد علي عوني، دار الكتب والوثائق القومية، 2016، ص10-12. المرجع السابق نفسه، ص271-272.

著名学者中选拔而出，并由总统任命，具有极高的精神与政治地位，该头衔沿用至今，其首任大长老为谢赫·穆罕默德·阿卜杜拉·赫尔希⁽¹⁾。⁽²⁾

总而言之，在奥斯曼帝国时期，爱资哈尔依然是伊斯兰世界的一个重要学术和宗教中心。帝国通过任命大长老来管理爱资哈尔，确保其在宗教和教育领域的权威和影响力。爱资哈尔不仅教授宗教知识，还包括法律、哲学、语言和历史等多个学科，吸引了来自各地的学者和求学者。它在保持传统学术权威的同时，借助奥斯曼帝国的支持，继续在学术和宗教领域发挥着重要影响。

第五、法国占领时期（1798 年 - 1801 年）

1798 年法国对埃及的远征是现代埃及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对国家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括对爱资哈尔清真寺的影响。⁽³⁾爱资哈尔不仅是伊斯兰世界中一个重要的宗教和文化中心，而且在埃及社会中有深远的精神和文化影响。法国远征军指挥官拿破仑·波拿巴⁽⁴⁾在开始征服埃及时，就意识到爱资哈尔不仅仅是一个宗教机构，它还是一个具有深厚影响力的精神和文化中心，深深影响着埃及人民。因此，拿破仑不仅关注爱资哈尔的宗

⁽¹⁾ 谢赫·穆罕默德·阿卜杜拉·赫尔希（？-伊历 1101 年，？-公元 1690 年）：他是当时马利克教法学派的领袖，具备虔诚的品质，通过学问和服务宗教来接近真主。他在爱资哈尔学习了多种必修课程，包括宗教、语言学、历史、先知生平，以及逻辑学和语法学等。他花了很多年时间专心学习并将所学知识传授给他人。他以谦逊、崇高的品德和宽厚的胸怀而闻名，过着简朴且谦虚的生活。

عبدالرحمن بن حسن الجبرتي، عجائب الآثار في التراجم والأخبار، دار الكتب المصرية، 1997، ج1، ص121؛ خير الدين الزركلي، الأعلام، دار العلم للملايين، 2002، ج6، ص240-241.
⁽²⁾ محمد عبد الله عنان، تاريخ الجامع الأزهر في العصر الفاطمي، القاهرة: مطبعة لجنة التأليف والترجمة والنشر، 1942، ط1، ص132-133.

⁽³⁾ المرجع السابق نفسه، ص142-145.

⁽⁴⁾ 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他是法国著名的军事和政治领袖。他出生于科西嘉岛，并于 1804 年至 1814 年（及 1815 年短暂时期）成为法国皇帝。他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法律改革而闻名，尤其是以《民法典》（又称“拿破仑法典”）闻名于世。他发动了改变欧洲面貌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其中最著名的是入侵埃及（1798-1801），目的是加强法国的控制并切断英国通往印度的通道。然而，由于埃及人民与爱资哈尔学者的抵抗以及欧洲列强的联合反对，他在埃及的行动以失败告终。最终，他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并于 1821 年在那里去世。

محمد فريد بك المحامي، تاريخ الدولة العلية العثمانية، المحقق: إحسان حقي، بيروت: دار النفائس، 1981، ط1، ص372.

教职能，还意识到它作为与埃及人民沟通的重要工具的地位，进而试图利用这一精神领导地位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¹⁾

在这种背景下，拿破仑创建了“开罗理事会”，这个机构作为一个协商与意见交流的中心，旨在收集意见并讨论他希望在埃及实施的新政策。为了增强这个委员会的可信度并确保地方的合作，拿破仑邀请了一些爱资哈尔的学者加入，期望通过获得他们的支持来稳固法国在埃及的存在。⁽²⁾这一举措是拿破仑试图通过让爱资哈尔的学者参与政治进程，为他的统治提供合法性，并减轻民众的反对情绪。然而，拿破仑的政策被埃及人民对其殖民性质和虚伪性的认知所制约。埃及人民很快揭示了法国人真实的意图，即剥削和控制，而非理解与合作。各地爆发的民众起义，爱资哈尔的学者积极参与其中，表明了埃及人民对法国占领的坚决拒绝。实际上，爱资哈尔的学者们亲自走在抵抗法国侵略的最前线，爱资哈尔成了反对外国霸权的抗议和抵抗的核心。⁽³⁾

尽管拿破仑试图将爱资哈尔纳入法国统治机器并让其学者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但爱资哈尔并非一个可以被利用的工具，而是抵抗和挑战的象征。爱资哈尔的学者和教士们证明了宗教与学术是保持民族身份和国家意识的唯一途径，以应对法国殖民主义的尝试。因此，爱资哈尔的作用不仅仅是一个教育和宗教机构，更是抵抗外来占领的民族主义阵地。⁽⁴⁾

总而言之，1798 年，拿破仑·波拿巴领导的法国军队入侵埃及，爱资哈尔遭遇了许多攻击。在法国占领期间，爱资哈尔曾短暂关闭，但爱资哈尔的学者们坚决抵抗法国的殖民统治，爱资哈尔成了伊斯兰身份的象征。⁽⁵⁾这一时期，爱资哈尔的历史反映了学者们为抵抗法国殖民而展开的斗争，这进一步增强了它作为伊斯兰身份捍卫者的地位。

(1) محمد كامل الفقي، الأزهر وأثره في النهضة الأدبية الحديثة، المطبعة المنيرية بالأزهر الشريف، 1956، ج1، ص44-37.

(2) المرجع السابق نفسه، ص44-45.

(3) محمد أسعد طلس، تاريخ الأمة العربية، مؤسسة هنداوي للنشر، القاهرة، 2021، ج8، ص16-17.

(4) عاطف مصطفى، الأزهر في مقاومة الاحتلال، مجلة الأزهر الشريف، فبراير 2018، ص1073-1077.

(5) المرجع السابق نفسه.

(3) 近代爱资哈尔的发展

第一、19 世纪

在 19 世纪，埃及在穆罕默德·阿里⁽¹⁾（1805 年-1848 年）的统治下，掀起了全面复兴的浪潮，而教育成为这一宏伟计划的核心支柱之一。穆罕默德·阿里深刻意识到，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必须从培养智慧和启迪人心入手。在这一背景下，爱资哈尔经历了翻天覆地的转型。从一个以教授宗教和伊斯兰法律为主的学术中心，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融合伊斯兰传统与现代科学的教育机构。秉承这一改革的远见，穆罕默德·阿里将数学、工程学、医学、药学和化学等现代科学纳入爱资哈尔的课程体系。这一举措不仅为爱资哈尔开启了崭新的篇章，也使现代科学成为连接其辉煌历史与未来发展的桥梁。通过这一变革，爱资哈尔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成为了埃及思想复兴的重要支柱之一，同时也为教育现代化树立了典范。⁽²⁾

穆罕默德·阿里在他的复兴事业中借助了爱资哈尔，并依赖其实现目标和完成使命。他从爱资哈尔挑选学者，组成派往欧洲的留学生团，同时从爱资哈尔汲取力量，支持他创办的各类新学校，以推动复兴事业。爱资哈尔的学子们编写了现代科学的书籍，并从西方科学与文化中翻译了许多过去埃及从未接触过的知识。他们的努力使文学、科学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焕发了

⁽¹⁾ 穆罕默德·阿里 (Mohamed Aly, 1769 年-1849 年)：全名穆罕默德·阿里·本·易卜拉欣，出生于卡瓦拉（今属希腊共和国）。埃及近代政治家，奥斯曼帝国驻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的创立者（1805 年—1848 年在位）。穆罕默德·阿里原系阿尔巴尼亚人，1769 年生于希腊沿海城镇卡瓦拉（当时属于奥斯曼帝国的鲁米利亚省）一个驻军小头领家庭，父亲是当地的下级军官（护路队队长）易卜拉欣·阿加。1805 年，穆罕默德·阿里接管埃及后，开始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教育等多个领域进行广泛改革。他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军队，派遣了科学使团到欧洲，并引入了教育和工业的改革，推动了埃及的现代化进程。到了 1848 年，他将政务移交给了他的儿子易卜拉欣，自己则退居在亚历山大的拉斯廷宫，最终因病去世，并被葬在开罗。

إلياس الأيوبي، محمد علي باشا، القاهرة: مؤسسة هنداوي، 2014، ط1، ص10-11، 49، 93-94؛ خير الدين الزركلي، الأعلام، دار العلم للملايين، 2002، ج6، ص298-299.

⁽²⁾ محمد عبد الله عنان، تاريخ الجامع الأزهر في العصر الفاطمي، القاهرة: مطبعة لجنة التأليف والترجمة والنشر، 1942، ط1، ص144.

新生。他们如同燃烧的火炬，点亮了驱散无知的黑暗，照亮了通往知识之光的道路。⁽¹⁾

这些改革的影响并未局限于爱资哈尔，而是扩展到了新式学校和教育机构的创立，彰显出现代化与开放西方知识的精神。公元 1826 年（伊历 1242 年），埃及建立了医学学校，成为现代医学科学的第一座灯塔；工程学校培养了一代擅长建设大型工程项目的技术人才；语言学校则开辟了学习外语和探索世界文化的窗口。这些举措不仅体现了一种全面而深远的教育改革愿景，也旨在推动社会的进步与独立。通过这一系列改革，穆罕默德·阿里奠定了埃及教育复兴的坚实基础，对现代埃及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爱资哈尔因此成为一个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典范，既坚守自身的文化身份，又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为新时代的发展指明了道路。⁽²⁾总之，在穆罕默德·阿里的统治下，爱资哈尔从专注于宗教科学的中心转变为融合宗教与现代科学的教育机构，引入数学、医学和工程等学科，为埃及的教育和思想复兴奠定了基础，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化的桥梁。

爱资哈尔作为埃及的高等伊斯兰教育中心，自从马穆鲁克时代繁荣的学校失去作用以来，自 19 世纪后期起经历了重要的变革。在 19 世纪末，爱资哈尔经历了一系列旨在规范其教育体系并推动其发展的法律改革，以适应当时的政治和社会变革。这些法律中最为重要的包括：

1、“1872 年爱资哈尔法”：该法律明确规定了爱资哈尔的教学课程，重点放在伊斯兰教义和语言学科上；建立了正式的考试制度，要求学生通过考试后才能获得相当于毕业文凭的“阿里米亚”证书；这项法律奠定了组织教育流程和统一学术标准的基础。

⁽¹⁾ محمد كامل الفقّي، الأزهر وأثره في النهضة الأدبية الحديثة، المطبعة المنيرية بالأزهر الشريف، 1956، ج 1، ص 47.
⁽²⁾ تاريخ الجامع الأزهر في العصر الفاطمي، مرجع سابق، ص 144-145؛ الأزهر وأثره في النهضة الأدبية الحديثة، مرجع سابق، ج 1، ص 73-79.

2、“1896 年爱资哈尔法”：该法律强调将教育分为不同阶段，以便根据学生的学习水平分类，并优化课程设置；改善了爱资哈尔的管理体系，包括明确规定教师的遴选条件及其职责；加强了考试制度，以确保毕业生的专业能力，同时丰富了课程内容，使其更加全面。⁽¹⁾

这些法律标志着爱资哈尔教育改革的开端，集中于课程体系的规范化、教学质量的提升以及建立一种兼顾伊斯兰教义与社会需求的教育模式。这些改革为爱资哈尔在 20 世纪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20 世纪

在 20 世纪，爱资哈尔经历了一系列法律改革，这些改革在规范和发展爱资哈尔的教育体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其适应时代的变化。这些法律旨在增强爱资哈尔作为全球伊斯兰教育和宗教机构的作用。以下是 20 世纪爱资哈尔出台的几项重要法律：

1、“1911 年第 10 号爱资哈尔法”：该法律被认为是爱资哈尔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设立了一个由爱资哈尔大长老领导的机构，称为“爱资哈尔最高委员会”，同时成立了“高级学者委员会”，负责监督爱资哈尔的科学和教义事务；行政结构改革：制定了新的组织框架，以确保对不同教育机构的透明管理和集中监督；课程改革：调整了教学内容，在保留伊斯兰教义学科的同时，增加了现代学科，例如历史、地理、基础化学、物理和数学等。

⁽²⁾

2、“1930 年第 49 号爱资哈尔法”：该法律是爱资哈尔教育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其目的是全面发展和规范教育，以满足时代需求，同时保持爱资哈尔作为宗教与教育机构的传统身份。1、该法律通过将教育体系划分为三个

⁽¹⁾محمود أبو العيون، الجامع الأزهر نبذة في تاريخه، القاهرة: مطبعة الأزهر، 1949، ص40-43؛ عبد المتعال الصعيدي، تاريخ الإصلاح في الأزهر، القاهرة: مكتبة الاعتماد، 1943، ط1، ص49-50.
⁽²⁾المرجع السابق نفسه، ص44-45.

阶段，对爱资哈尔的教育进行了全面重组：初等教育阶段为四年，重点在于奠定伊斯兰教法和语言学基础；中等教育阶段为五年，新增了历史、地理、自然科学等现代学科；高等教育阶段为四年，涵盖了三所专业学院，包括不同领域的高级研究。2、该法律还对课程进行了改革，将数学、科学、地理和历史等现代科目纳入课程，同时继续将伊斯兰教法与语言学作为核心课程内容，从而在保留宗教特色的同时，帮助学生适应现代挑战。3、该法律还设立了如伊斯兰教法学院、宗教基础学院和阿拉伯语言学院等专业学院，加强了爱资哈尔高等教育的专业化水平。同时，引入了统一的考试制度，以确保教育质量，并提升爱资哈尔学位的国际认可度，增强了毕业生的竞争力。⁽¹⁾

“1930 年爱资哈尔法”推动了爱资哈尔教育的现代化发展，使其成为一个更加有组织且全面的教育机构，并巩固了其作为伊斯兰教法与学术研究全球中心的地位。⁽²⁾这一法律为后续改革奠定了基础，尤其是 1961 年的改革法律，它进一步扩大了爱资哈尔教育的范围，涵盖了现代科学领域，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确保了其在全球学术与宗教领域的领先地位。

3、“1961 年第 103 号爱资哈尔法”：该法律是爱资哈尔教育体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法律，其颁布标志着这一古老的伊斯兰学术机构进入现代化转型的重要阶段。这部法律的核心目标是推动爱资哈尔从传统的宗教教育机构，发展为同时涵盖现代科学与人文领域的综合性高等教育体系，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的多元需求。根据该法律，爱资哈尔新增了一系列现代学科学院，包括医学院、工程学院、农业学院和商学院，与传统的宗教学科和语言学院并存。这种跨学科的改革，旨在培养既精通宗教经典又具备现代科学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使毕业生能够在社会中发挥更广泛的作用。通过这项改革，爱资哈尔从一所宗教机构转型为兼具学术与实践能力的高等学府，

⁽¹⁾ تاريخ الإصلاح في الأزهر، مرجع سابق، ص 122-124؛ الجامع الأزهر نبذة في تاريخه، مرجع سابق، ص 50-79.
⁽²⁾ المرجع السابق نفسه.

既保留了其作为伊斯兰思想灯塔的精神使命，又为其融入当代社会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路径。⁽¹⁾

除了学术结构的变革，“第 103 号法”还特别强调爱资哈尔的独立性和自主权，这包括行政和财政上的独立。这一举措确保了爱资哈尔在政治和社会变迁中能够保持其使命的纯粹性和稳定性。与此同时，这部法律将教育范围扩展到大学前阶段，通过设立各类爱资哈尔初等和中等教育机构，在学生的早期教育中灌输伊斯兰价值观和文化认同感。这不仅强化了爱资哈尔在国内教育体系中的根基，也为全球伊斯兰学生提供了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完整学术路径。随着第 103 号法的实施，爱资哈尔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学者和学生，成为传播伊斯兰中道思想的重要中心，巩固了其在全球伊斯兰社会中的领导地位。总之，这部法律不仅使爱资哈尔焕发出新的活力，还为其在现代化与传统之间找到平衡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²⁾

(4) 现代时代中爱资哈尔的独特地位

爱资哈尔凭借其卓越的能力，将伊斯兰传统的深厚底蕴与时代发展的需求完美融合，从而成功巩固了其作为全球伊斯兰权威的崇高地位。作为宗教、教育和社会领域的核心支柱，爱资哈尔以其独特的使命脱颖而出，成为引领伊斯兰中道思想的杰出典范，同时积极应对各种思想与文化挑战，展现出非凡的智慧与全球影响力。

1、融合传统与现代：爱资哈尔的独特地位

爱资哈尔作为全球伊斯兰学术权威，其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它能够将深厚的伊斯兰传统与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完美结合。自创立以来，爱资哈尔就承担着传承伊斯兰文化与思想的重任，但它并未局限于传统的宗教教育，而

⁽¹⁾ محمد عبد المنعم خفاجي – علي علي صبح، الأزهر في ألف عام، المكتبة الأزهرية للتراث، ط3، 2011، ج1، ص199-200.
⁽²⁾ المرجع السابق نفسه.

是通过不断创新和扩展课程设置，将现代科学与人文学科引入其教育体系。通过增设医学、工程、商学等领域的课程，爱资哈尔不仅培养了大量具备伊斯兰宗教知识的学者，还培养了在现代社会中具有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这种跨学科的融合，使爱资哈尔能够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多重挑战，巩固其作为全球伊斯兰教育和思想中心的地位。

爱资哈尔一直以来在两方面保持着和谐统一：一方面传承和保护深厚的伊斯兰学术遗产，另一方面以理性和开放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化。几个世纪以来，当爱资哈尔清真寺的庭院内热闹非凡，围绕伊斯兰传统学科展开专门的学术讨论时，这座庭院同时也派遣部分学者前往欧洲，吸取现代文化和方法的精髓。他们毫不犹豫地将现代文化与其深厚的传统结合起来，并坦然接受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富有成效的互动。他们坚信，伊斯兰精神与合理的文明进步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可以实现和谐共存。⁽¹⁾

2、作为宗教与教育的核心支柱：爱资哈尔的使命与作用

作为伊斯兰世界的宗教、教育和社会领域的重要支柱，爱资哈尔的使命不仅仅是教授宗教经典，更是推动全社会的思想进步与文化遗产。它通过将宗教教育与现代教育相结合，培养了一代又一代能够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学者与领袖。这些学者不仅专注于宗教知识的传授，还致力于解决社会实际问题，如促进教育公平、推动社会正义等。爱资哈尔的独特使命使其在伊斯兰世界和全球范围内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面对地区内的文化冲突，还是在全球范围内推动跨文化对话，爱资哈尔都始终保持着其作为知识和道德的灯塔的角色。

当我们看到埃及社会中各派别与多样思潮的代表纷纷回到爱资哈尔清真寺的广阔庭院，寻求其思想体系的正统性，从其深邃源泉中汲取崇高的价值

⁽¹⁾ محمد عبد الفضيل القوصي، الجامع الأزهر: العنوان والكيان، مجلة الأزهر الشريف، ديسمبر 2024، ص1222.

追求与高尚的目标时，不禁心生深切的喜悦与欣慰。这种场景不仅彰显了爱资哈尔作为思想灯塔的卓越地位，也充分诠释了真主为这一民族选择的纯正伊斯兰教法的深邃智慧与高远宗旨，成为引领当代社会正道与和谐的光辉典范。⁽¹⁾

3、应对全球挑战：爱资哈尔的智慧与影响力

爱资哈尔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其在学术界的地位，它在全球范围内扮演着促进和平、推动文化交流和加强跨宗教理解的重要角色。特别是在当今世界面临着意识形态冲突和文化冲突的背景下，爱资哈尔通过举办国际会议、发布宣言和倡议等形式，积极参与全球思想和文化的对话。它提倡伊斯兰中道思想，倡导宽容、理性和和平的宗教实践，反对极端主义和暴力行为。爱资哈尔的这种全球影响力，不仅使其成为全球伊斯兰思想的领导者，还为世界提供了一种能够跨越文化与宗教鸿沟的交流与理解模式。

爱资哈尔始终致力于在促进穆斯林团结的同时，深刻尊重并保护思想的多样性与不同意见的表达。它不仅历久以来充斥着各类法学派别的观点，并通过理性与证据展开深入的对比与讨论；更为重要的是，爱资哈尔不断在学子们的思想中播下差异和多样性的种子，使他们在理解世界的过程中，拓展了视野，开阔了胸怀，得以拥有更加广阔的思维空间。⁽²⁾

二、凸显爱资哈尔地位和影响的名言

爱资哈尔是伊斯兰文明的重要象征之一，作为一座具有深远影响的学术与文化灯塔，它对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具有深刻的影响力。这所历史悠久的大学已有千年历史，始终是伊斯兰学术和法学研究的主要参考源泉，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和学者。凭借其丰富的学科设置和丰富的教授

⁽¹⁾المرجع السابق نفسه، ص1223.

⁽²⁾المرجع السابق نفسه، ص1222.

队伍，爱资哈尔始终保持其在伊斯兰学术界的领先地位，成为传播温和伊斯兰思想、促进宗教和文化对话的重要平台。

爱资哈尔不仅通过其提供的学术课程巩固了作为知识和学问堡垒的地位，更通过其在塑造温和宗教思想、促进宽容与民族间对话的巨大作用，展现了其重要性。通过吸引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的学生，爱资哈尔积极传播伊斯兰的仁爱信息，促进了各国之间的相互理解，突显了它在当代世界中的关键角色，使其成为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与知识桥梁。

以下是一些名言，充分体现了爱资哈尔大学在塑造温和伊斯兰思想方面的重要作用，并持续为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和平与宽容做出贡献：

(1) 巴基斯坦著名诗人、哲学家伊克巴尔⁽¹⁾曾说：“爱资哈尔在伊斯兰世界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堪称一座独特的学术殿堂。因此，所有渴望知识的人都纷纷慕名而来，从其深邃的学术海洋中汲取智慧。无论是学术领域还是宗教事务，它始终被视为指引方向的灯塔和不竭的源泉。”⁽²⁾

(2) 著名穆斯林学者穆罕默德·扎赫德·考萨里⁽³⁾曾说：“爱资哈尔清真寺是一座享誉全球的学术圣地，其位置明确、界限清晰，来自东西方、不

⁽¹⁾ 穆罕默德·伊克巴尔 (Muhammad Iqbal, 1873 年-1938 年)：他是一位杰出的诗人、思想家和哲学家，他将枯燥的哲学与高雅优美的诗歌融为一体，从而赋予了自己影响众多读者思想与情感的非凡力量。伊克巴尔于 1873 年出生在现今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锡亚尔科特市。他的父母皆为虔诚之人，其父是一位勤劳的苏菲派信徒，既为生计辛勤劳作，又致力于追求宗教与世俗的平衡。伊克巴尔的启蒙教育始于父亲，童年时便开始背诵《古兰经》。他后来进入锡亚尔科特的苏格兰传教学校学习，并在完成初步教育后，进入拉合尔的政府学院深造。在那里，他分别获得了阿拉伯语和英语学士学位，以及哲学硕士学位。1905 年，伊克巴尔前往欧洲继续求学，并于 1908 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学成归国后，他被任命为拉合尔大学的历史与哲学教授，同时还在剑桥大学担任阿拉伯语教授一职。伊克巴尔通过波斯语、乌尔都语和英语创作了大量诗歌与散文，极大地丰富了伊斯兰思想的宝库。他于 1938 年辞世，留下了深远而持久的思想遗产。

عبد الوهب عزام، محمد إقبال حياته وفلسفته وشعره، مؤسسة هندواي، 2014، ج8، ص23-52.
⁽²⁾ حازم محمد أحمد محفوظ - نبيلة إسحاق، الكتاب التذكاري الأول لإقبال والأزهر، القاهرة: دار البيان، ط1، 1999، ص11.

⁽³⁾ 穆罕默德·扎赫德·考萨里 (Muhammed Zahid Al Kawtahri, 1879 年- 1952 年)：他是一位遵守哈乃斐学派的法学家，具有乔治亚血统，他不仅精通法学，还深入研究文学与历史。他出生并成长于伊斯坦布尔东部多兹贾地区的一个小村庄，在伊斯坦布尔的法提赫清真寺接

同语言和肤色的伊斯兰教法学学生都慕名而来。马穆鲁克王朝苏丹拜伯尔斯⁽¹⁾时代起，许多德高望重的国王、王子与富豪为求学者设立了丰厚的捐赠基金，使爱资哈尔成为伊斯兰世界的灯塔与引路明灯。埃及对爱资哈尔的关怀无比深厚，因为世上没有第二所学府能够像它一样，连续几个世纪以来接纳着来自全球各地的穆斯林教法学学生。正因为如此，埃及也逐渐成为整个伊斯兰东方的领袖与引导者。”⁽²⁾

(3) 伊斯兰教经注学家塔赫尔·本·阿舒尔⁽³⁾说：“真主赐予爱资哈尔崇高的荣誉，使其成为圣训学问的殿堂，吸引着来自伊斯兰世界各地的求知者纷至沓来。”⁽⁴⁾

(4) 埃及著名诗人艾哈迈德·邵基⁽¹⁾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大多数法学院的教授，特别是在伊斯兰法学方面，都是来自爱资哈尔的长者和学者。

受学术训练，并且在此教授伊斯兰教义学。后期，他曾担任该清真寺教席委员会的主席，并在学术界享有盛誉。此后，他曾多次往返于埃及与叙利亚，最终定居开罗，担任开罗“档案馆”职务，负责将土耳其文档翻译成阿拉伯语。他精通阿拉伯语、土耳其语、波斯语和乔治亚语，且他的阿拉伯语带有一丝轻微的口音。穆罕默德·扎赫德·考萨里最终在开罗去世，留下了深远的学术影响。

خير الدين الزركلي، الأعلام، دار العلم للملايين، 2002، ج6، ص129؛ محمد زاهد الكوثري، مقالات الكوثري، مصر: دار التوفيقية، 2011، ص492-498.

⁽¹⁾ 苏丹拜伯尔斯 (Al-Zahir Baybars)：他是中世纪伊斯兰世界一位著名的马穆鲁克统治者，曾于 1260 年至 1277 年担任埃及和叙利亚的苏丹。他是马穆鲁克王朝的第四位统治者，同时被视为这一王朝的奠基人之一。拜伯尔斯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闻名。他既勇敢又强大，亲自参与战争，并与蒙古人和十字军进行了许多激烈的战斗，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他在内政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就。他重视教育和宗教，为许多清真寺、学校和公共建筑提供资助，其中包括对著名的爱资哈尔清真寺的支持。此外，他加强了国家的行政管理体系，使马穆鲁克王朝的政治体制更加稳固。他的统治不仅巩固了马穆鲁克王朝的基础，还奠定了埃及作为伊斯兰世界核心地位的基础。他被后人誉为杰出的军事领袖和开明的政治家，在伊斯兰历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الأعلام، مرجع سابق، ج2، ص79؛ الحسن الصفدي، نزهة المالك والمملوك في مختصر سيرة من ولي مصر من الملوك، تحقيق: عمر عبد السلام تدمري، مكتبة بيروت الحديثة، بيروت، ط1، 2003، ص150.

(2) مقالات الكوثري، مصر: مرجع سابق، ص478.

⁽³⁾ 穆罕默德·塔赫尔·本·阿舒尔 (Mohamed al-Tahir ibn Ashur, 1879 年- 1973 年)，他曾在突尼斯担任首席穆夫提，突尼斯宰图纳清真寺的大长老，其最著名的著作有：《伊斯兰教法的目标》、《伊斯兰教社会制度的基础》、《古兰经解释中的解放与启蒙》，已出版十卷，和《修辞学概要》等，他编辑并出版了该书（迪万·巴沙尔·本·伯德），分为四部分。الأعلام، مرجع سابق، ج15، ص174.

(4) الطاهر بن عاشور، أليس الصبح بقريب: التعليم العربي الإسلامي، دار السلام للطباعة والنشر، ط1، 2006، ص57.

爱资哈尔填补了一个巨大的空白，埃及乃至整个东方世界的教育如果没有爱资哈尔，是无法取得如此成就的。我将永远感到自豪，因为我的一些老师是爱资哈尔的长者和杰出学者。”⁽²⁾

(5) 著名作家和思想家阿巴斯·马哈茂德·阿卡德⁽³⁾说：“爱资哈尔在世人耳中拥有如同开罗般的魔力，甚至更加深远。它是伊斯兰学者的聚集地，关于他们的神迹流传着，且他们的虔诚成为了世人效仿的榜样。在这里，承载着先贤的荣耀与遗产，传承着神授的智慧与人类的学问。学生们从中国的边远之地到大西洋彼岸纷至沓来。能够在一次旅程中亲眼目睹开罗的奇迹与爱资哈尔的伟大，真是幸运之至。”⁽⁴⁾

(6) 爱资哈尔前大长老贾德·哈克·阿里·贾德·哈克⁽⁵⁾说：“追溯爱资哈尔自伊历四世纪至今的历史，不难发现，其学者们在宗教与世俗各领域

⁽¹⁾艾哈迈德·邵基 (Ahmad Shawqi, 1868 年- 1932 年)：他是近代最著名的诗人之一，因其在诗歌创作上的卓越成就，被誉为“诗王”，在阿拉伯世界享有盛誉。他出生于开罗的一个穆斯林贵族家庭，早年毕业于开罗的法学院。1887 年，埃及国王将他派往法国留学，专攻法律，并同时研习文学。1891 年，他回到埃及并开始在宫廷中任职。1896 年，他被派遣代表埃及政府参加日内瓦的东方学者会议。他的诗歌涵盖了多种形式：包括赞美诗、爱情诗、悼词诗和描写诗等。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诗歌逐渐升华，开始涉及到埃及、东方以及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和社会事件，使得他的诗作广为流传，家喻户晓。终其一生，他都与诗歌为伴，从生活中的种种见闻与事件中汲取灵感，创作了大量广为传颂的作品。

خير الدين الزركلي، الأعلام، دار العلم للملايين، 2002، ج1، ص136-137.

⁽²⁾محمد كامل الفقي، الأزهر وأثره في النهضة الأدبية الحديثة، المطبعة المنيرية بالأزهر الشريف، 1956، ج3، ص212.

⁽³⁾阿巴斯·马哈茂德·阿卡德 (Abbas Mahmud al-Aqqad, 1889 年- 1964 年)：他是埃及文学家与思想家，笔耕不辍，才华横溢。他生于阿斯旺，并在那里接受初等教育。自幼嗜书如命，博览群籍，学识渊博。为谋生计，他曾在铁路部门及开罗宗教事务部任职，后又在私立学校执教。然而，他最终全身心投入新闻写作与文学创作，笔力遒劲，文采斐然，所发表之作深受大众喜爱，影响深远。他精通英语、德语与法语，学识渊博。半个世纪间，文坛盛名不衰，笔耕不辍，著述约八十三部，涵盖高雅文学诸多领域，成就卓然。卒于开罗，安葬于阿斯旺。

المرجع السابق نفسه، ج3، ص266-267.

⁽⁴⁾عباس محمود العقاد، سعد زغلول: سيرة وتحية، القاهرة: مطبعة حجازي، 1936، ص59.

⁽⁵⁾贾德·哈克·阿里·贾德·哈克 (Gad al-Haq Ali Gad al-Haq, 1917 年- 1996 年)：他从小在村里的清真寺学习，背诵了《古兰经》，然后于 1930 年进入坦塔城市的艾哈迈迪清真寺学习。之后，他进入伊斯兰法学院，并于 1943 年获得高级证书。1945 年，他取得了伊斯兰法庭资格的学位，并获得了伊斯兰法庭的任职许可。他于 1946 年 1 月开始在伊斯兰法庭工作，并逐步晋升，1952 年成为达尔伊夫塔 (伊斯兰法庭) 法务部的顾问，1954 年成为法官，1971 年成为法庭主席。他还曾担任司法监察员，直到 1978 年被任命为阿拉伯共和国的宗教

均贡献良多，无论是讲授、研究，还是著述，都发挥了卓越作用。这使得爱资哈尔成为全球求知者心向往之的学术圣殿，吸引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种族、肤色与语言的学者齐聚于此，汲取其学术之海洋，品味其智慧之甘泉。由此，它当之无愧地成为启迪时代、契合时代精神的伊斯兰思想灯塔，展现出兼容并蓄、与时俱进的光辉风貌。”⁽¹⁾

(7) 埃及百科全书式作家艾哈迈德·穆罕默德·奥夫博士⁽²⁾说：“爱资哈尔与开罗如同双胞胎般密不可分；它们注定要成为埃及历史的象征与代表。凭借爱资哈尔，开罗成为了永恒的堡垒，是荣耀与伟大的巅峰，其伟大无可比拟。爱资哈尔不愧是东方的伟大学府，是文化的坚固堡垒，跨越了十个世纪，始终忠实地守护着伊斯兰遗产的各个面貌，并在其怀抱中不断地进行传承与创新。”⁽³⁾

(8) 中国著名穆斯林学者庞士谦先⁽⁴⁾生在《埃及九年》中深刻指出：“爱资哈尔大学为世界回教最高学府，东西各地回教子弟，不惮跋涉之苦，

大法官（穆夫提）。1980 年，他被选为伊斯兰研究院成员。1982 年 1 月，他被任命为宗教事务部长，并于 1982 年 3 月被任命为爱资哈尔大长老。他还因庆祝爱资哈尔千年庆典而被授予“尼尔勋章”。

مجموعة من المؤلفين، موجز دائرة المعارف الإسلامية، مركز الشارقة للإبداع الفكري، 1998، ط1، ج1، ص594-595.
(1) جاد الحق علي جاد الحق، بيان للناس، القاهرة: دار الفاروق، 2000، ص5-7.

(2) 艾哈迈德·穆罕默德·奥夫 (Ahmed Mohamed Awf, 1936 年– 2007 年)：他是埃及的百科全书式作家，涉及健康、哲学、天文学和历史等多个领域。他曾在埃及空军担任药剂师，并且是埃及金字塔科学与研究协会的创始成员之一。他在埃及和阿拉伯的报纸和杂志上撰写了 40 年的文章，自 1990 年起每月在《科学》杂志上撰写一篇科学文章。他于 2007 年 4 月 17 日去世，留下了对埃及和阿拉伯文化的重大影响。参见：<https://darelhilal.com/News/2758403.aspx>，（《月亮报》官方网站，访问时间：2025 年 1 月 31 日）。

(3) أحمد محمد عوف، الأزهر في ألف عام، مجمع البحوث الإسلامية، 1970، ص18.

(4) 庞士谦先生 (1902-1958)：河南孟县回族杰出学者，中国伊斯兰教现代教育先驱。早年师从多位著名经师，1922 年“穿衣”后历任多所清真寺教长。1930 年任教北平成达师范，1937 年率团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深造 (1937-1946)，专攻《古兰经》与教学法，期间任中国留埃学生部长，创办爱大“中国文化讲座”。归国后创办回教经学院，参与筹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培养大批人才。著有《埃及九年》等十余部著作，主张理性研究伊斯兰文化。1958 年不幸早逝，享年 56 岁，被誉为“学者型阿訇”典范，其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学术思想影响深远。参见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2011 年版，第 439-440 页

多有来此求学者。爱大之宗旨，为专门造就宗教海里凡。千百年来造就的宗教海里凡，不可以数计。爱大之地位与日月俱进，越古老，其地位越高超。甚至爱大名字成为宗教与宗教学的标记。任何学校，无与其同名者，任何大学无与其地位相等者。爱大自古至今，确已为回教世界尽其最大义务了。”⁽¹⁾

又说“回教世界都在集中目光朝向爱资哈尔，接受其正确的思想。凡关于回教的一切问题，各地回教人也都向爱资哈尔学习。爱资哈尔所说出的话，散居在全世界各地的回教人都以之为准绳。这一切的一切都在证明：爱资哈尔乃是回教世界跳动的心脏。”⁽²⁾

又说：“爱资哈尔大学不但有功于埃及，而且有功于回教世界，那时自不待言的。”⁽³⁾

总而言之，爱资哈尔作为学术和历史的灯塔，对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世界有着深远的影响。它不仅是卓越的学术中心，还成为文化与宗教对话的象征。长期以来，爱资哈尔在传播知识和教育新一代温和伊斯兰价值观方面保持领先地位，推动了思想与文化的创新。通过倡导宽容和开放，爱资哈尔增进了民族间的理解与沟通，成为当代阿拉伯和伊斯兰思想的象征。

三、爱资哈尔在中埃文化交流中的影响

中埃之间的文化和教育交流是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特别是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选择埃及作为留学目的地的背景下。这一趋势反映了中埃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日益加深的合作。中国学生涌向埃及，尤其是选择爱资哈尔，世界上最古老和最著名的伊斯兰高等学府之一，展现了对埃及高等教育的浓厚兴趣，特别是在伊斯兰学和阿拉伯语研究方面。这种交流的增多，表明了中国学生对埃及学术的日益认同，爱资哈尔作为学术

⁽¹⁾ 庞士谦：《埃及九年》，北京：华文出版社，2017 年版，第 3 页。

⁽²⁾ 同上书，第 24 页。

⁽³⁾ 同上书，第 126 页。

殿堂，凭借其深远的学术影响力和突出的文化地位，继续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前来深造。

在爱资哈尔的中国学生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他们具备了许多体现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优良品质，如对教师的尊重、待人友好和勤奋努力的学习态度。这些品质使他们在校园内成为了榜样，赢得了来自国际学生和教师的尊重与敬佩。因此，中国学生在埃及的形象也成为了展示中国文化在阿拉伯世界的亮丽窗口。通过这种学术和文化的存在，中国学生在加深埃及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不仅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也为未来的合作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文化间的互动不仅促进了双边关系，还加强了不同文明和民族之间的对话，丰富了全球的文化多样性。

本文正文将重点介绍若干位具有突出学术贡献的代表性学者，其余相关学者的信息将以脚注形式列出。

（1）先声夺人：使节团前的求知之旅

在完成朝觐后，一些中国穆斯林自愿前往埃及爱资哈尔，进行学术和宗教交流。这些旅行通常是由个人发起的，旨在增进与阿拉伯世界的联系，获取更多的宗教知识，并深化与其他穆斯林的互动。通过这些旅行，中国穆斯林不仅扩大了自己的视野，也促进了文化与宗教的传播。

1、马德新：架设中阿文明桥梁的经学泰斗

在 19 世纪东西方文明碰撞的大时代，云南学者马德新（1794-1874）以八年远行、万里求知的壮举，在中国伊斯兰学术史上刻下了不朽篇章。

从爱资哈尔汲取智慧：

1845 年，中国伊斯兰教著名学者马德新⁽¹⁾经过长途跋涉，完成朝觐后到达尼罗河畔的古都开罗，亲眼目睹了雄伟的爱资哈尔清真寺，对其赞不绝口，并将这番景象用阿拉伯语记录在后来流传下来的《朝觐途记》一书中。他或许未曾预见到，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许多年轻人会沿着他的足迹前往中东，并感慨道：“我深信开罗是回教⁽²⁾的学府。”⁽³⁾

中国穆斯林学者马德新在访问埃及后，深受开罗的爱资哈尔清真寺的雄伟所震撼，他曾在极度惊叹中这样说道：“迷思尔（开罗），巨城也。时穆罕默德·尔里为王。王大智大勇，善治理，其治迷思尔，条建树，蓄货殖，各种技艺由甫浪西（法兰西）习来，诸凡制造无求于他国。其国穆斯林甚众，朝堂（清真寺）百余所，其至伟丽者卓米尔阿兹偕（开罗爱资哈尔清真寺）。”⁽⁴⁾

这段文字描述了古代开罗（迷思尔）在穆罕默德·尔里统治下的辉煌景象，同时也体现了对爱资哈尔清真寺的深深赞叹。首先，“迷思尔（开罗），巨城也”这句话表明了开罗是一个庞大而重要的城市，具有显赫的地位。接着，“时穆罕默德·尔里为王”提到的是当时开罗的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

⁽¹⁾ 马德新（1794 年- 1874 年）：他是中国伊斯兰教著名学者、经师。字复初。经名优素福，号鲁哈·丁（意为“宗教魂”）。回族，云南太和（今大理）人。幼年随父学阿拉伯文、波斯文和伊斯兰教经典。长大后，来到陕西长安，从胡登洲四传弟子、著名经师周良骏学习伊斯兰经学，成为经师。1841 年，他前往麦加朝觐，后游学埃及开罗爱资哈尔大学深造一年，又在亚历山大、耶路撒冷、伊斯坦布尔等地，与各地伊斯兰学者广泛接触，并搜集伊斯兰教伊斯兰经籍。马德新毕生致力于阐扬伊斯兰教义和文化。马德新与王岱舆、马注、刘智被并称为“中国四大经学家及译著家”。他著有多部阿拉伯文、波斯文和汉文作品。《朝觐途记》是用阿拉伯语写成的，后来由他的弟子马安礼翻译成中文，并于 1861 年首次出版。参见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2011 年版，第 330-331 页；又参见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489-450 页。

⁽²⁾ “回教”是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旧称，1956 年以后统称为“伊斯兰教”。

⁽³⁾ 王静斋：《五十年求学自述》，见《禹贡》，1937 年 4 月版，第 7 卷，第 4 期，第 111 页。

⁽⁴⁾ 马德新：《朝觐途记》，马安礼译，纳国昌注释，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 33 页。

称其为“王大智大勇”，即他不仅聪明而且勇敢，治理能力强，深得人民爱戴。文中进一步描述了穆罕默德·尔里如何治理开罗，“其治迷思尔，条建树，蓄货殖”意味着他对城市的治理很有条理，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推动了商业繁荣和财富积累。“各种技艺由甫浪西（法兰西）习来，诸凡制造无求于他国”则说明他引进了法国的先进技术和工艺，使开罗在制造业上不再依赖外国，发展得自给自足。

最重要的部分是关于宗教和文化的描述，“其国穆斯林甚众，朝堂（清真寺）百余所”这句说明开罗是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城市，并且有百余座清真寺。接下来的“其至伟丽者卓米尔阿兹偕（开罗爱资哈尔清真寺）”尤为突出，它特别强调了爱资哈尔清真寺在开罗和整个伊斯兰世界中的重要地位，称其为最伟大、最壮丽的清真寺。这里的“伟丽”显然表达了马德新对爱资哈尔清真寺的深深敬仰和由衷赞美，认为它是开罗乃至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文化和宗教象征。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中国穆斯林学者马德新不仅对开罗和爱资哈尔的壮丽建筑感到震撼，而且他在感受到爱资哈尔作为学术中心的重要性时，深刻理解到这里承载着伊斯兰世界的知识和智慧。他将爱资哈尔视为世界知识和教育的发源地，表明了他对这里的学术氛围和教育成就的高度评价和由衷敬佩。

学术苦旅：八年淬炼的求知路：

马德新在长达八年的求学旅程中，广泛与各地的伊斯兰学者和长老交流，深入探讨伊斯兰学问，并系统搜集了大量的伊斯兰经典。此后，他回到祖国，专注于将这些学术成果和知识传播给中国的穆斯林社区。他在云南临安（今建水县）、回龙、玉溪大营等回族聚居区设立讲学帐篷，与各地学者共同研究、讲解伊斯兰教义。

他的讲学活动吸引了众多学者前来，形成了一个活跃的经堂教育氛围，声誉远扬，时人尊称他为“老巴巴”。这段求学和讲学的经历为他在推动伊斯兰文化和思想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他后来在学术领域的贡献奠定了深远的影响。⁽¹⁾

学术创新：多领域的开拓性贡献：

马德新回国后，致力于翻译和著述伊斯兰学术作品，尤其是在伊斯兰教经典和哲学理论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译著分为五大类：第一类是《宝命真经直解》前五卷，这是中国最早的《古兰经》节译本；第二类是关于阿拉伯语语法的教本，如《纳哈五》、《赛尔夫》、《阿瓦米勒》等；第三类是对王岱舆、马注、刘智等学者著作的简介与注释，如《真诠要录》、《指南要言》、《天方性理注释》；第四类是关于伊斯兰教历法的理论著作，如《寰宇述要》和《天方历源》；第五类是涉及伊斯兰教礼法、教义和哲学理论的著作，如《四典要会》、《大化总归》、《道行究竟》等。

此外，他还撰写了《朝觐途记》，记录了朝觐的过程和心得。马德新通过这些译著和著作，不仅深化了中国穆斯林对伊斯兰教义和文化的理解，也为伊斯兰学术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积极贡献。这些成就体现了他长时间学习和积累的成果，也进一步促进了伊斯兰文化与中国社会的融合。⁽²⁾

总而言之，在昆明回回营的清真寺里，至今保存着马德新亲手抄写的《古兰经》节选本。那些遒劲的毛笔阿拉伯文，恰似这位大师一生的写照——以中国笔墨，书天方经典；用赤子之心，架文明金桥。

⁽¹⁾ 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2011 年版，第 330 页；又参见马利章：《埃及爱资哈尔大学与云南穆斯林的渊源》，云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0 年第 1 期，第 102 页。

⁽²⁾ 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2011 年版，第 331 页；又参见马利章：《埃及爱资哈尔大学与云南穆斯林的渊源》，云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0 年第 1 期，第 102 页。

2、马联元：跨文明求知的开拓者与经堂教育的革新家

在中国伊斯兰学术史上，马联元⁽¹⁾（1841-1903）犹如一颗穿越云贵高原的启明星。这位 19 世纪的云南学者，以跨越大洲的求学之旅和开创性的教育实践，重新定义了中国穆斯林的知识疆界。

万里求知的朝圣者：

大约在 1864 年，中国伊斯兰学者马联元首次前往麦加进行朝觐，并在此过程中游历了叙利亚、埃及、印度等多个国家。他与舅父马仁山一同前往麦加，之后便留居海外，进行多年的游学。他曾向埃及著名的伊斯兰学者学习《古兰经》诵读学，向土耳其学者研究伊斯兰的认主学，并向印度学者请教伊斯兰法学经典。约四至五年后，即 1874 年（同治十三年），马联元回到云南，此时的云南局势已发生巨大变化，远不如他离开时的平静。回到家乡后，马联元肩负起了伊斯兰教的传承和教育重任，决心改变当地伊斯兰教日益衰落的局面。当时，他的父亲马学宽已年过八十，年事已高。

马联元在获得大家支持的情况下，代替父亲主持大营的寺政，并开始招收学生，恢复和振兴经堂教育。随着教学的开展，前来求学的学生逐渐增多，初期就有约一百名学员。⁽²⁾

⁽¹⁾ 马联元（1841 年- 1895 年）：他是清朝末期云南新兴人，回族，字致本。出身于一个有着深厚经学背景的家庭，精通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他的远祖名应样，父亲学宽，均是著名的阿訇。学宽享年 101 岁（1793-1893），他的弟子遍布整个云南省。幼随父马学宽学习伊斯兰教经典、阿拉伯文和汉文。大约在 20 岁时，他已经精通汉文和阿拉伯文。22 岁时，他被聘为河西小回村的讲席。大约在清同治三年（1864），他首次前往麦加朝觐，并在此期间游历了叙利亚、埃及和印度等多个国家。马联元是首创将汉文和阿拉伯文结合授课的教育制度的先驱之一，他还曾印刷出版《古兰经》以供传播。参见白寿彝：《马联元- 王宽- 马万福》，《中国穆斯林》，1984 年第二期，第 2-6 页。

⁽²⁾ 白寿彝：《马联元- 王宽- 马万福》，《中国穆斯林》，1984 年第二期，第 2 页；又参见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近代）》，宁夏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一版，第 191-192 页。

教育革新的实践家：

马联元在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中做出了许多创新。他注意到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加，原有的空间已经无法容纳，便筹集资金扩建了宿舍和讲堂，并设立了助学金帮助经济困难的学生。此外，他还设计了简明易懂的教材，以帮助那些因家庭原因中断学业的学生快速掌握宗教知识的要点。这种方法不仅方便短期学习的学生，也有助于长期学习的学生逐步深入，成为了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一项重要创新。同时，马联元在教学中引入了汉文书籍，使学生能够直接通过汉文理解伊斯兰经典，这为后来的中阿双语教育制度奠定了基础。⁽¹⁾

马联元他非常重视教育与知识，常引用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名言，“求知识是每个穆斯林男女的天职”，并在教育子孙后代时，强调学习的重要性。他强调，“我深感宗教知识的研习和教学绝非易事，必须家庭富裕，心境宁静，才会成功”，于是，他“为子孙中的习经者和学者购置了这份房地产业，旨在借其利益而对学习和教育有所帮助，并使他们产生热爱教育之心”。⁽²⁾由此可见，马联元对教育的深切关怀。同时，在他对教育作用和意义的理解上，他并不局限于让后代仅仅“穿衣讲学”和遵循宗教义务，他还强调：“在改善地区后，你们不可在该地区作恶。”⁽³⁾

在六十岁时，马联元提倡出版《古兰经》全本，并同时出版了《孩听译解》，这本书将汉文翻译放在阿拉伯文下方，开创了中国的中阿文对照本，为读者提供了更为便捷的学习方式。马联元还翻译并出版了约二十部阿文和波斯文著作，涉及语言学、伊斯兰信仰和教义等多个领域。虽然他的著作数

⁽¹⁾ 白寿彝：《马联元- 王宽- 马万福》，《中国穆斯林》，1984 年，第 2 期，第 3 页；又参见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近代）》，宁夏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一版，第 192-193 页。

⁽²⁾ 马云良：《马联元经学世家》，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1 年版，第 18 页。

⁽³⁾ 同上书，第 18 页。

量不如马德新，但仍在阿拉伯文学领域具有重要影响。这些书籍大多数由云南木刻印刷，只有《讨追哈》采用石印，且分别在印度和昆明出版。此外，还有《虎推布》一书也在云南木刻印刷发行。⁽¹⁾

总而言之，云南昆明松华坝的马联元墓园中，碑上“大教长”三字，仍不足以涵盖他毕生的卓越贡献。他让滇中经堂回响起远自印度洋的学术涛声，用刻刀在木板上镌刻出文明交流的深远印记。今日，当我们翻阅中阿对照的《古兰经》时，理应铭记这位将知识之光引入中国伊斯兰教经堂育道路的先行者。

3、王静斋：求知若渴的学术先驱与《古兰经》汉译大师

在中国伊斯兰教发展史上，王静斋⁽²⁾阿訇（1879-1949）以其卓越的学术成就和开创性的译经工作，成为连接中阿文明的重要桥梁。他不仅是早期留学爱资哈尔大学的杰出学者，更是将《古兰经》以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呈现给中国穆斯林的第一人，为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远渡重洋：求学爱资哈尔的坚定信念：

1922 年秋天，中国伊斯兰教著名学者王静斋乘船抵达埃及，怀着坚定的信念，立志入读爱资哈尔，继续深造。当时的埃及因爱资哈尔而成为伊斯兰世界各地学子心向往之的求学圣地，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王静斋胸怀求知之志，渴望深入学习伊斯兰教义与阿拉伯语言，拓宽自己的思想和文化视野。

⁽¹⁾ 白寿彝：《马联元- 王宽- 马万福》，《中国穆斯林》，1984 年，第 2 期，第 3-4 页；又参见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近代）》，宁夏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一版，第 193-196 页。

⁽²⁾ 王静斋（1879 年- 1949 年）：现代中国伊斯兰教著名经学家、翻译家。与达浦生、哈德成、马松亭并称为“现代中国四大名阿訇”。经名叶尔孤白。回族，天津人。出身于经师世家。8 岁时随其父王兰庭阿訇读阿拉伯文，后进清真寺接受经堂教育学习经训和教义。26 岁时毕业了。他学识渊博，通晓《古兰经》经注学、圣训学、教义学、教法学和伊斯兰教历史。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也会古汉语和英语。他毕生潜心从事伊斯兰教学术研究，翻译伊斯兰经典，译著很多，被誉为“现代中国伊斯兰教经学大师”。参考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2011 年版，第 585 页。

他深信，在爱资哈尔的学习将成为他学术与宣教生涯中的重要转折点，为他的人生奠定坚实的基础。⁽¹⁾

1923 年秋季，王静斋从开罗出发，前往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完成朝觐，随后抵达土耳其。1923 年 10 月 28 日，他从土耳其返回埃及，意图继续在爱资哈尔的学业。这次归来，犹如重返自己的第二故乡，他满怀热情地准备重新投入课程学习，与爱资哈尔的学者们切磋交流。尽管旅途中困难重重，但他追求知识的决心从未动摇，任何阻碍都无法阻止他迈向目标脚步。在一位好心人士的慷慨帮助下，他克服了难关，最终得以继续他在爱资哈尔的学习之路。

爱资哈尔无疑是学者和学子的灯塔，是所有渴望知识与智慧之人永远的精神家园。王静斋说：“我则返回埃及，拟再入爱资哈尔大学。轮船抵 亚力山大，照例索押金十镑，我则仅余两镑，因以被拘于轮船一日夜。后得好施者代垫十镑 金，乃被释，得直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矣。”⁽²⁾

王静斋在爱资哈尔期间，他深入研习伊斯兰教法、哲学、文学和历史，与众多伊斯兰学者交流思想，汲取了伊斯兰学术的精髓。这段留学经历不仅拓宽了他的学术视野，也为他日后在中国推广伊斯兰文化奠定了坚实基础。王静斋深刻认识到伊斯兰学术的现代价值，决心将这些知识带回祖国，推动中国伊斯兰教的现代化与学术化。

⁽¹⁾ 王静斋：《五十年求学自述》[J]，禹贡（半月刊，回教专号），民国二十六年四月十六日，第七卷（第四期），王根明：《王静斋爱国思想的形成初探——以民国史料为观察点》，西北民族研究，2018 年第 2 期，（总第 97 期），第 172 页；又参见白寿彝主编《中国回回民族史（下）》，中华书局出版社，2007 年，第一版，第 1433-1440 页。

⁽²⁾ 王静斋：《五十年求学自述》，禹贡（半月刊，回教专号），民国二十六年四月十六日，第七卷（第四期），王根明：《王静斋爱国思想的形成初探——以民国史料为观察点》，西北民族研究，2018 年第 2 期，（总第 97 期），第 172 页。

译经伟业：白话文翻译《古兰经》的开创者：

1925 年，王静斋在完成朝觐并留学埃及归国后的第二年，便开始了《古兰经》的翻译工作。经过四个月的辛勤努力，他顺利完成了译稿的初步工作。到了 1938 年 12 月 1 日，乙种本的翻译稿即将完成之际，他便着手开始了丙种本的汉译工作。这个版本，王静斋命名为“白话汉译古兰天经”，采用了通俗易懂的白话体，同时结合了详尽的注释，对每一节经文的背景、含义和颁布的缘故都做了细致的考证，力求完整无缺。

1946 年 10 月初，上海永祥印书馆正式出版了《古兰经译解》（丙种本），印刷量达到 5000 部。全书配有 1943 条详尽的注释，并附有“略解”、“附说”以及眉批等内容，译者对每一部分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并发表了个人的独特见解。这一版本深得国内穆斯林的信赖与喜爱，广泛流传，深刻影响了穆斯林社会，也成为了汉语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古兰经》译本之一。⁽¹⁾

学术遗产：著作等身的文化传承者：

王静斋在一生的学术生涯中，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和著作，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他的代表作品包括《五十年求学自述》、《我之译经小史》、《中国近代回教文化史料》、《发扬伊斯兰文化之必要》、《巡礼游记》、《中国回教经堂教育的检讨》和《中国回教掌故》等。在这些作品中，王静斋以独具风格的语言，真实而细致地记录了自己的一生经历、求学过程、学术探索与思想心得。他的文字不仅仅是个人回忆的陈述，更是对中国伊斯兰教育与文化的深刻反思与总结。通过这些著作，王静斋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

⁽¹⁾ 马中平：《爱国的典范 学者的楷模——纪念王静斋阿訇诞辰 120 周年、逝世 50 周年》，世界宗教文化，2002 年，第一期，第 21 页。

学术资料，这些资料成为研究中国伊斯兰教、伊斯兰教育和文化发展的重要依据，深刻影响了中国伊斯兰学术的传承与发展。⁽¹⁾

总而言之，王静斋用一生诠释了“求知，哪怕远在中国”的圣训精神。他的留学经历、译经事业和学术著作，共同构成了中国伊斯兰文化史上的重要篇章。今天，当我们阅读流畅的白话文《古兰经》译本时，不应忘记这位先驱者的卓越贡献——他让经典走下了经堂的书架，真正融入了中国穆斯林的生活。

4、马松亭：中国伊斯兰教育的革新先驱与和平使者

在中国现代伊斯兰教发展史上，马松亭阿訇（1895-1992）犹如一颗璀璨的明星，以其卓越的学识、远见卓识的教育理念和跨文化的桥梁作用，照亮了中阿文明交流的征程。这位与王静斋、哈德成⁽²⁾、达浦生⁽³⁾并称“四大名阿訇”的学者，不仅是经堂教育的改革者，更是将伊斯兰学术与现代教育有机融合的实践家。⁽⁴⁾

⁽¹⁾ 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2011 年版，第 585-586 页。

⁽²⁾ 哈德成（1888 - 1943），中国现代著名伊斯兰教学者、教育家，与王静斋、达浦生、马松亭并称为“现代中国四大名阿訇”。原名国祯，字行之，号希拉勒丁（Hilal al-Din），寓意“宗教的新月”。他出身陕西南郑学者世家，幼承家学，通晓阿拉伯语，后又自修英语、波斯语与乌尔都语，学贯中西，博通经义。曾赴麦加朝觐并任驻锡兰、埃及代表，广受国际穆斯林尊敬。归国后，发起兴学、设校、翻译《古兰经》，致力于伊斯兰文化教育推广，先后创办中国回教学会、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并选派学生赴埃及深造。抗战时期，坚拒日伪利诱，隐姓逃亡至云南沙甸，协助学生马坚翻译《古兰经》，以清贫之身守护信仰与学术。他学识渊博，演讲时能以汉语、阿语、英语、乌尔都语轮流宣讲，深得各族穆斯林敬仰。其一生爱国爱教，学行兼备，为中国伊斯兰现代教育奠定了坚实基础。参见同上书，第 189 页。

⁽³⁾ 达浦生（1874 - 1965），经名努尔·穆罕默德，江苏六合人，近代中国著名伊斯兰学者与教育家，列为“四大名阿訇”之一。幼承庭训，兼通汉、阿、波斯文，精研经典，毕生致力于宗教教育与民族事务。曾创办广益小学、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推动现代伊斯兰教育发展。多次出访中东与南洋，促进中外宗教文化交流。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院长等职，积极投身宗教事务与和平交流，为提升中国伊斯兰的现代化水平与国际影响力贡献良多。参见同上书，第 120 页。

⁽⁴⁾ 同上书，第 350 页。

从经堂到学堂：教育改革的拓荒者：

马松亭出身于北京阿訇世家，自幼遍访名师，深入研习《古兰经》与伊斯兰教法学，早早意识到传统经堂教育的局限。1925 年，他与唐柯三在济南共同创办成达师范学校，首创将阿拉伯语、汉语、历史等现代学科融入宗教教学，开创了“中阿并授”的新型教育模式。1930 年，马松亭两次前往埃及爱资哈尔大学，不仅促成数十名中国穆斯林青年负笈海外深造，也从埃及带回一整套阿拉伯文铅字，使中国实现伊斯兰典籍的规范化铅印，被誉为“中国穆斯林文化的活字印刷革命”。

1931 年，他亲自护送首批留学生赴埃，并受到埃及国王福阿德的亲切接见，促成埃及政府和爱资哈尔大学向成达师范捐赠 441 部珍贵阿拉伯文经书。回国后，他将阿文铅字模赠予学校，极大提升了教学条件，进一步坚定了他改革传统经堂教育、推行“经汉兼授”模式的决心。尽管学校在抗战与解放战争期间屡经迁徙、历经磨难，却始终坚守“经汉并重”的宗旨，在马松亭及众多回族宗教领袖、知识分子与北平文化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得以延续发展。成达师范的历史，不仅是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不断探索与革新的缩影，更是马松亭作为改革先驱、教育领航者的真实写照。⁽¹⁾

文明对话的践行者：

马松亭的演讲《伊斯兰与现代社会》曾震撼北平学界：“伊斯兰教是治世的哲学，重团结、倡教育、奖生产、均财富”。他将宗教精神转化为社会行动：

1934 年创建福德图书馆，珍藏埃及国王捐赠的千册典籍，成为当时华北最丰富的伊斯兰学术宝库；1947 年创办北平回教经学院，聘请中外学者授课，

⁽¹⁾张广林：《我心中的马松亭大阿訇》，中国穆斯林杂志，2017 年 1 月 19 日，第 43-44 页。

培养出兼具传统学识与现代视野的新一代宗教人才；主编《月华》杂志，以流畅的白话文阐释教义，成为沟通穆斯林与主流社会的文化窗口。⁽¹⁾

爱国爱教的典范：

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国伊协副会长、中国伊斯兰经学院副院长，推动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1953 年，他亲赴朝鲜战场慰问志愿军，以行动诠释“爱国属于信仰”的理念。在晚年，他依然致力于《古兰经》的诵读教学，其声音洪亮如钟，被誉为“燕京诵经艺术的活化石”。⁽²⁾

总而言之，马松亭的一生，恰似他珍视的那套阿拉伯铅字——既镌刻着传统经学的深邃，又排版出现代教育的革新。他证明：真正的宗教精神，终将在文化交融与社会进步中焕发永恒光芒。

综上所述，马德新最初赴麦加朝觐的目的纯粹是个人修行，但他最终改变了行程，转而前往埃及的爱资哈尔大学进行短期学习。根据他所著的《朝觐途记》一书，他于 1845 年（道光二十五年）完成朝觐后，继续前往开罗，成为中国近代史上首位有文献记载的赴爱资哈尔大学留学的回族学生。56 年后的 1901 年，河南桑坡的丁锡忍也赴麦加朝觐，因当地战乱无法完成朝觐后，他转赴爱资哈尔大学，成为第二位赴爱资哈尔大学学习中国回族学生。随着海上航道的开通及其他民族留学潮的兴起，进入 20 世纪后，中国回族穆斯林学者赴爱资哈尔大学的人数逐渐增多。

据 1947 年由中国回教协会北平分会主办的《回协》创刊号中，庞士谦在《回民教育与留埃学生》一文中提到：“后来，王浩然⁽³⁾、马德宝⁽¹⁾、哈德成、

⁽¹⁾ 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2011 年版，第 350 页。

⁽²⁾ 同上书，第 350 页。

⁽³⁾ 王宽（1848-1919），字浩然，号阿卜杜拉赫曼，回族，北京丰台人，是近现代中国伊斯兰教杰出的阿訇、经师和宗教教育改革家。他自幼承袭家学，受教于“北方经学泰斗”王守谦，精研伊斯兰经典。1907 年，他在北京牛街清真寺创办了新型回文师范学堂，改革了传统经堂

王静斋、马宏道⁽²⁾等陆续抵达埃及……”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王静斋在爱资哈尔大学学习后，带回了超过 600 部各类经书，为中国伊斯兰文化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³⁾

（2）通往智慧源泉：使节团的爱资哈尔之行

20 世纪 30 年代，六批中国回族学子跨越千山万水，远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求学，开启了中国伊斯兰教育与阿拉伯世界学术交流的新纪元。这些年轻的求知者不仅是文化的使者，更是文明对话的桥梁。他们带回了伊斯兰经典学问，也传播了中华文化的精髓，在近代中阿文化交流史上书写了璀璨篇章。这段跨越时空的“智慧之旅”，至今仍闪耀着启迪人心的光芒。

第一批（1931 年）：破冰之行，开启新篇

1931 年 1 月，云南明德中学⁽¹⁾选派纳忠、马坚、林仲明、张有诚⁽²⁾，由沙儒诚⁽³⁾担任指导员，远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这是中国回族首次以团体形式

教育，倡导将伊斯兰经典与汉学相结合，培养新型师资。他还创办了清真小学堂，推动了宗教教育的现代化。1912 年，他发起成立中国穆斯林第一个全国性宗教团体——中国回教俱进会，提倡“兴教育、固团体、回汉亲睦”。此外，他还积极推动民族工业，开办回民普慈工厂，致力于振兴民族经济。王宽一生致力于伊斯兰教育和文化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深受穆斯林界尊敬，并为中国伊斯兰教育的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参见同上书，第 586 页。

⁽¹⁾马德宝（1884-1942），字善亭，北京人，是中国穆斯林学者。16 岁时开始跟随王宽师傅学习经学，学艺 20 年，精通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土耳其语和英语。他曾在北京、上海等地担任经师和伊玛目，并协助创办回文师范学堂。在常州等地从事宗教教育工作。1928 年起，他在北京花市清真寺担任阿訇，同时担任成达师范学校的阿拉伯语教师。马德宝一生致力于伊斯兰教育和文化传播，著有《说斋戒》、《回历对照表》等学术著作，深受穆斯林社群的尊敬。参见马景：《宗教对话中的马善亭阿訇》，世界宗教文化，2009 年第 1 期，第 14-17 页。

⁽²⁾马宏道（1899 - 1968），中国穆斯林学者，回族，北京牛街人，出身阿訇世家。少年时学习阿拉伯文、波斯文及伊斯兰教经典，先后师从王静斋、李廷相等名阿訇。1921 年在北京创办《清真周刊》，并于 1922 年随王静斋赴中东，先后在印度、埃及和土耳其求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回国后，积极推动与土耳其的外交关系，并在西北地区宣传土耳其的改革。1935 年中土建交后，他被任命为中国驻土耳其使馆秘书。抗日战争时期，他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并在抗美援朝期间赴朝鲜进行思想工作。1950 年代初期，他参与甘肃省文化和伊斯兰教事务的建设，并在 1960 年代回到北京，继续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工作。参见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2011 年版，第 335 页。

⁽³⁾马博忠：《近现代中国留埃回族学生历史简述》，回族研究，2011 年第 4 期，第 119 页。

公派留学，标志着中国伊斯兰教育迈向国际化的第一步。《清真铎报》特刊“留埃学生专号”记载了这一历史性时刻，成为后世研究的重要文献。⁽⁴⁾

1、纳忠——开创中阿学术桥梁

家世与早期教育

纳忠（1910—2008），云南人，经名阿布杜·拉赫曼。生于信仰伊斯兰教农民家庭，自幼聪明好学。6岁入清真寺办学校读初小4年，昆明省立师范附小读高小三年。1923年后，先后在昆明法文学校、云南振学社高等中阿学校、明德中学就读。⁽⁵⁾

留学埃及（1931-1940）

1931年云南回教俱进会选考留埃学生，纳忠考取，作为唯一一位公费生留埃。1932年2月抵开罗爱资哈尔大学，攻读阿拉伯语和阿拉伯历史。1932年完成第一部译著《伊斯兰教》。之后几年中又翻译了《伊斯兰与阿拉伯的文明》《黎明时期的阿拉伯文明》《近午时期回教学术思想史》《穆罕默德传》《回教政治史》等。1936年6月参加爱大旧学部考试，是取得学位证书的唯一一位中国学生。对此，国内《清真铎报》《禹贡回教专号》《月华》

⁽¹⁾ 云南明德学校，旧名私立明德学校中学部、昆明市第十三中学，中国云南第一所回民现代中等学校。

⁽²⁾ 张有诚阿訇（1902-1987）：中国伊斯兰教育先驱，云南砚山人。早年师从王家鹏阿訇，1931年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深造，获法学学士（1939），成为早期伊斯兰法学开拓者。归国后任沙甸养正学校校长，培养大批宗教人才。历任清真寺教长、政协及伊协领导职务，推动宗教教育与社会发展。其学术成就深受爱资哈尔培育，将中阿文化精髓融会贯通，毕生致力于经学传承与民族团结，被誉为现代中国伊斯兰学术教育的奠基者。参见同上，第64页。

⁽³⁾ 沙国珍先生（1884-1970）：中国穆斯林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云南昆明人，精通英语、阿拉伯语。1931年护送首批中国留学生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后创建该校“中国留学生部”并任部长（1933），促成中埃教育交流。在埃期间攻读经注学，后获开罗美国大学教育学硕士（1938）。归国后历任教育职务，创办培德女校，并从事国民外交工作。其教育理念与实践深受爱资哈尔学术传统影响，为现代中国伊斯兰教育国际化先驱。参见同上，第61-62页。

⁽⁴⁾ 姚继德：《中国留埃回族学生派遣始末》，《回族研究》，1999年第1期，第57-61页。

⁽⁵⁾ 马博忠：《近现代中国留埃回族学生历史简述》（续），《回族研究》，2012年第1期，第62页。

等多家期刊都作了报道。同年，升入爱大研究部，专修回教史。1939 年参加中国回教朝觐团，完成个人朝觐功课，并按照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指示监视日伪华北朝觐团人员，散发《告世界回教教胞书》。⁽¹⁾

归国初期的学术与教育工作（1940-1948）

1940 年回国，主持恢复明德中学，任教务主任、代校长。同年被聘为回协《会刊》特约编辑、回教文化研究会会员、中国伊斯兰青年会监事，5 月当选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编译委员会委员，1941 年升任编译委员会副主任。1942 年成为伊斯兰世界问题研究会会员和伊斯兰文化学会会员，回协第二届大会候补理事兼编译、教务两委员会副主任。

1943 年被聘为中央大学教授，1944 年被聘为回协主办之夏令营讲习会教义委员，主讲《古兰与圣训》《穆圣》课题。哈德成阿洪归真后，为“哈德成追悼委员会委员”。1948 年南京召开的回协第三届全体代表会上当选为候补理事。1940—1948 年出版的著译有《伊斯兰教的信仰》《古兰经与圣训》《穆圣的故事》《五功与伦理》《回教诸国文化史》等。⁽²⁾

新中国成立后的学术生涯（1949-2008）

1947 年回云南大学任教兼省教育厅督学、省政府文化教育顾问。1950—1958 年先后任云南大学教授、世界史教研室主任、校图书馆副馆长、历史系代主任、院学术委员会常委兼文科组长、云南大学教育长等职。1958 年调北京外交学院任“德、日、西、阿语系”主任，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是该校阿拉伯语专业创始人。⁽³⁾1962 年外交学院并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授、亚非

⁽¹⁾ 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2011 年版，第 421 页。

⁽²⁾ 马博忠：《近现代中国留埃回族学生历史简述》（续），回族研究，2012 年第 1 期，第 63 页。

⁽³⁾ 马利章：《埃及爱资哈尔大学与云南穆斯林的渊源》，云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0 年第 1 期，第 104 页。

语系主任兼阿拉伯语教研室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1982 年成为我国第一位阿拉伯历史、文化博士生导师。^①

社会活动与荣誉

1959 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60 年评为北京市先进工作者，1982 年当选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91 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3 年获“中国阿拉伯语教学杰出贡献奖”。担任中国非洲史学会会长、中国中东学会顾问、中国中亚文化研究会名誉理事、中国社科院世界史学术研究委员会副主任、西亚非洲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常委等职务，并多次出席国际学术研讨会，多次代表中国穆斯林出访亚非各国。2001 年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首届沙迦阿拉伯文化国际奖，成为非阿拉伯国家人获得这一奖项的第一人。2009 年归真，终年 99 岁，安葬于北京泸井回民公墓。

纳忠先生的爱资哈尔印记

作为中国首位获得爱资哈尔大学学位的留学生，纳忠在埃及求学的八年（1932-1940）奠定了其学术根基。爱资哈尔严谨的经训研究传统与历史考证方法深刻塑造了他的学术品格，其代表作《阿拉伯通史》所体现的“文明史观”与“文本细读”方法，正是爱资哈尔学术精髓的创造性转化。2001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他沙迦阿拉伯文化奖时特别指出：“他让爱资哈尔的学术智慧在东方获得了新的生命”。

主要著译作品

译著有《伊斯兰教》《回教与阿拉伯文明》《黎明时期回教学术思想史》《阿拉伯文化的黎明时期》《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穆罕默德传》《回教政治史》《伊拉克美术简史》《也门社会发展一瞥》等。论著有《伊斯兰

^①马博忠：《近现代中国留埃回族学生历史简述》（续），回族研究，2012 年第 1 期，第 63 页。

教的信仰》《五功与伦理》《穆圣的故事》《回教诸国文化史》《埃及现状》《埃及近现代简史》《阿拉伯通史》等。中译阿有《三民主义》。阿文著作有《埃及近现代简史》《阿拉伯简史》《阿拉伯通史》等。待出版手稿有《埃及通史》和《阿拉伯文化史》等。⁽¹⁾

总而言之，爱资哈尔大学作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伊斯兰学府之一，以其深厚的学术传统和多元开放的思想氛围，为纳忠先生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在爱资哈尔留学的八年中，他不仅系统研修了阿拉伯语言与伊斯兰历史，更深刻领悟了伊斯兰文明所蕴含的理性精神与经训思维，这段经历极大地拓展了他的宗教视野，锤炼了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宽广的国际化视角。正是在这一学术熏陶下，纳忠确立了以文明对话与文化交融为导向的宗教传播理念，并将其贯穿于其后的翻译、教学、研究与外交实践之中。

他所著《阿拉伯通史》《穆罕默德传》等作品，体现出他对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深刻理解与创造性转化，成为连接中阿文化的重要桥梁。可以说，爱资哈尔不仅塑造了一位学者的知识结构与精神气质，更通过纳忠的实践，使其学术光辉在中国大地上延续与传播，成为中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2、马坚——伊斯兰文化与阿语教育先驱

家世与早期教育

马坚（1906—1978），回族，云南人，经名穆罕默德·麦肯。自幼受家庭宗教熏陶，7岁起随阿訇学习《古兰经》，9岁始学阿拉伯文，12岁入私塾攻读四书五经，课余仍持续学习伊斯兰经典。

⁽¹⁾ 马博忠：《近现代中国留埃回族学生历史简述》（续），回族研究，2012年第1期，第63页。

求学经历与早期教学生涯

1921 年考入昆明“高等经书并授学校”，1922 年转入明德中学，1925 年毕业。1926 年 3 月返乡任教于沙甸鱼峰学校。1928 年赴西北师从虎嵩山阿訇学习波斯文，半年内即试译《伟嘎也》和《真境花园》两部典籍。1929 年考入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1931 年毕业。⁽¹⁾

留埃岁月（1931-1939）

1931 年作为中国第一届留埃回族学生团成员赴埃及，入爱资哈尔大学哲学院深造，1935 年毕业。后进入埃及国立阿拉伯语学院专攻阿拉伯语。留学期间重要成就包括：1938 年翻译达浦生阿訇《告世界回教教胞书》并在《金字塔报》发表；1939 年任中国回教朝觐团副团长赴麦加朝觐；完成《中国回教概况》《论语》《中国古代神话故事》等译著。⁽²⁾

归国后的学术与教育工作

1940 年回国后历任：明德中学教务主任、代校长；《清真铎报》编辑；回教文化研究会会员；伊斯兰青年会监事；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编译委员会委员（1940 年 5 月）；编译委员会副主任（1941 年）。1942 年任沙甸养正学校阿文教员，1943-1944 年与哈德成合作翻译《古兰经》，1945 年任养正学校高级班阿文教员。

北京大学时期（1946-1978）

1946 年受聘为北京大学东语系阿拉伯语教授，创建该校阿拉伯语专业，兼任北平回教经学院教授。1948 年当选北平回教反犹援阿大同盟常务理事。

⁽¹⁾ 马博忠：《近现代中国留埃回族学生历史简述》（续），回族研究，2012 年第 1 期，第 62 页。

⁽²⁾ 余达：《马坚和他的伊斯兰世界》，百年西部人物，2014 年第 7 期，第 53 页。

1946–1978 年期间担任：北京大学阿拉伯语教研室主任；教授；校务委员会委员。⁽¹⁾

政治与社会活动

1949 年参加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政协委员；1952 年作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发起人，任筹委会委员兼副秘书长；1953 年 5 月当选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常务委员；1954 年起连续当选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多次担任北京市人大代表；长期为国家领导人担任翻译。⁽²⁾

学术贡献与遗产

1981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了由马坚先生以现代汉语精心翻译的《古兰经》，该译本不仅语言规范、文理通达，而且忠于原意，成为中国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汉译《古兰经》之一。其卓越的翻译成果赢得了国际认可，伊斯兰世界联盟正式采纳此译本，由麦地那《古兰经》印经局出版了阿汉对照版本，广泛发行于全球穆斯林社会，成为中阿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³⁾与此同时，马坚先生毕生致力于阿拉伯语教育，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为中国阿拉伯语教育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创了一个时代的语言与宗教文化传播新局面。

爱资哈尔的影响与历史地位

爱资哈尔的求学经历深刻影响了马坚的学术生涯。他不仅带回了伊斯兰学术的精髓，还将爱资哈尔的教育理念融入中国的阿拉伯语教学中。他的工作使中国穆斯林更加了解伊斯兰文化，同时也让阿拉伯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

⁽¹⁾ 马博忠：《近现代中国留埃回族学生历史简述》（续），回族研究，2012 年第 1 期，第 62 页。

⁽²⁾ 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2011 年版，第 336 页。

⁽³⁾ 同上书，第 336 页。

马坚的学术遗产至今仍在推动中阿文化交流，他的《古兰经》译本仍然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汉译版本之一。

总而言之，马坚是 20 世纪中国伊斯兰学术的杰出代表，他的留学经历、翻译成就和教育贡献，使他成为中阿文明对话的重要桥梁。他的生平与著作，将继续激励后人探索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文明的交融与发展。

3、林仲明先生的生平与贡献

家世与早期教育

林仲明（1913—2005），云南人，回族，自幼兼修汉文与伊斯兰经典。早年就读于鱼峰学校高级班及沙甸中阿学校。

留学埃及（1931-1939）

1931 年由云南回教俱进会公派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文学院深造，系统研修阿拉伯语言与伊斯兰教育史。爱资哈尔的学术熏陶极大拓展了其宗教学术视野，亦为其后在翻译、教育、外交及宗教传播等领域的卓越贡献奠定了坚实基础。1935 年完成首部译著《回教历史教科书》，1938 年在开罗国际广播电台宣读《中国回教告世界回教民众书》，1939 年朝觐麦加并完成朝觐功课。

归国后的工作经历

回国后，先后担任中国国际广播公司阿语播音员、中国驻伊拉克使馆秘书、新闻专员，北京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并两次被外交部借调担任驻也门与利比亚使馆翻译。

爱资哈尔大学对林仲明学术生涯的影响

在爱资哈尔大学学习期间，深厚的学术传统与多元的思想氛围极大地拓展了他的宗教学术视野，培养了他严谨的治学态度与国际化的传播视角。正

是在这一时期，他初步确立了将伊斯兰文化与中国语境相融合的宗教传播理念，并完成了其首部重要译作《回教历史教科书》。这一切为他毕生致力于中阿文化交流、宗教对话与语言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爱资哈尔不仅塑造了他的学术根基，也深刻影响了他后续在广播、外交、教学、翻译等多个领域的成就。

学术与文化交流贡献

主编并发行《中国回教概况》（阿文版），翻译并出版《中东石油仗》《阿拉伯民族的统一》《阿拉伯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等重要著作。其一生致力于中阿文化与宗教交流，为中国伊斯兰研究与阿拉伯语教育作出重要贡献。2005 年归真，享年 92 岁，安葬于昆明回民公墓。⁽¹⁾

总而言之，林仲明先生以其深厚的宗教学养和跨文化的视野，贯通中阿两地，终生致力于伊斯兰文化传播与阿拉伯语教育事业。他在爱资哈尔大学的留学经历，不仅奠定了其严谨治学的基础，更启发了他将伊斯兰智慧与中国语境融合的思想。他的学术与外交贡献，推动了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文化交流，为后人树立了典范。林仲明的生平，是一位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跨越国界、沟通文明的杰出写照。

第二批（1933 年）：成达先锋，继往开来

1933 年，北平成达师范学校在马松亭阿訇的护送下，派遣韩宏魁⁽²⁾、马金鹏、王世明⁽¹⁾、金殿桂⁽²⁾和张秉铎⁽³⁾等 5 人赴埃及留学。这一举措巩固了中

⁽¹⁾ 马博忠：《近现代中国留埃回族学生历史简述》（续），回族研究，2012 年第 1 期，第 63-64 页。

⁽²⁾ 韩宏魁（1909-1944）：中国回族学者、阿拉伯语教育家。山东人，1932 年由成达师范选派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哲学学院深造，系统研习阿拉伯语与伊斯兰哲学（1932-1938），成为早期接受爱资哈尔系统宗教学训练的中国穆斯林精英之一。归国后任成达师范教师，培养阿拉伯语人才，并参与伊斯兰青年会等学术组织。其学术体系深受爱资哈尔理性哲学传统影响，虽英年早逝，却为中阿文化交流奠定重要基础，堪称现代中国伊斯兰哲学教育的开拓者。参见同上，第 64 页。

埃两国学术交流的桥梁，使成达师范成为继云南明德中学之后又一重要的留学基地。⁽⁴⁾

1、马金鹏阿訇学术人生

家世与早期教育

马金鹏（1913-2001），山东济南回族。出身贫寒，7岁入济南公立第五小学，后考入成达师范首届，师从马松亭阿訇接受“阿汉兼通”新式教育。1928年随校迁北平，1932年以优异成绩毕业，获选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文学院深造（1932-1936），系统研习阿拉伯文学与伊斯兰经典，奠定深厚学术根基。

学术与教育事业

1936年归国后任教成达师范。期间主持《古兰经》翻译委员会，出版《月华》十周年专号，获白崇禧“兴教救国，十载宣劳”题赞。1946年任复

⁽¹⁾王世明先生（1910-1998）：中国回族外交家与伊斯兰学者，出身天津经学世家。1932年由成达师范选派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深造（1932-1938），师从经师利法德研习阿拉伯语与埃及史，出版《埃及独立史》（1937）。作为中国首位驻中东外交官（1939年起），历任驻吉达副领事、驻埃及秘书等职，后任台湾驻中东多国大使及联合国代表。晚年在美国创建伊斯兰中心，弘扬中正伊斯兰思想。其学术外交生涯深受爱资哈尔教育影响，完美融合经学修养与国际视野，开创中国穆斯林学者参与外交事务的先河。参见同上，第65-66页。

⁽²⁾金殿桂先生（1912-1939）：中国回族杰出学者，1932年由成达师范选派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哲学院深造（1932-1936），专攻阿拉伯语与伊斯兰文明史，成为早期系统研究伊斯兰文化的先驱。归国后任教成达师范并参与《月华》编辑工作，其学术研究深受爱资哈尔教育理念影响，注重原典研读与文明整体观，开创了中国伊斯兰文化研究新范式。虽英年早逝（28岁），却为中阿文明交流奠定重要学术基础，展现了爱资哈尔教育对中国伊斯兰学术现代化的深远影响。参见同上，第66页。

⁽³⁾张秉铎先生（1915-2004）：中国伊斯兰学界泰斗，河南洛宁人。1932年自费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深造（1932-1938），专攻阿拉伯语与伊斯兰哲学，获学士学位。归国后开创中国阿拉伯语广播事业，历任中国伊协副会长等职。毕生致力于《古兰经》韵体翻译（1940-2003），其译经工作深受爱资哈尔学术传统影响：1、恪守经训本义；2、创新韵体表达；3、融合语言学方法。作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古兰经》汉译本主要译者，其学术贡献体现了爱资哈尔“中正治学”理念与中国文化特色的完美结合，被誉为“经训汉译的里程碑”。2004年归真，享年89岁。参见同上，第66-67页。

⁽⁴⁾姚继德：《中国留埃回族学生派遣始末》，回族研究，1999年第1期，第57-61页。

校后的成达师范阿文专修班主任。1948 年发起“中国回民援助阿拉伯圣战大同盟”，起草《援阿宣言》并负责对阿外交联络。1947 年兼任回教经学院教法课程，培养跨文化交际人才。

新中国时期的学术贡献

1953 年经马坚推荐任北大阿语系副教授，参与《中阿大词典》等工具书编审。改革开放后主讲沙特资助的阿语教法培训班，培养 300 余名宗教人才。晚年完成两大译著：1985 年出版《伊本·白图泰游记》全译本；2000 年完成百万字《古兰经译注》（附《译经偶拾》等学术成果），创“经注互证”新范式。

爱资哈尔的深远影响

其学术体系深受爱资哈尔人文教育熏陶：在经学阐释中融合阿拉伯文学修辞（如《古兰经》译注的文学性处理）；在宗教实践中践行中道思想（如援阿行动中的和平理念）；在教育改革中引进爱大现代课程体系（如北大暑期班的教法教学）。这种“经堂教育现代化”的探索，使其成为 20 世纪中国伊斯兰学术转型的关键人物。

2001 年归真，享年 88 岁。毕生以爱资哈尔所学服务祖国，在宗教教育、学术翻译、文化外交三大领域作出不可磨灭贡献，被誉为“阿汉文明对话的桥梁建筑师”。⁽¹⁾

第三批（1934 年）：明德再续，英才接力

1934 年，云南明德中学再次行动，由纳训（后以翻译《一千零一夜》闻名）带队，与马俊武⁽¹⁾、林兴华⁽²⁾一同赴埃。这批学子延续了明德中学的留学传统，进一步拓展了中国回族学子的国际视野。⁽³⁾

⁽¹⁾ 马博忠：《近现代中国留埃回族学生历史简述》（续），回族研究，2012 年第 1 期，第 64-65 页。

1、纳训的双文明对话之路

家世与求学经历

纳训（1911-1989）出生于云南纳家营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农民家庭。⁽⁴⁾自幼展现出过人的语言天赋，7岁起接受传统经堂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双重培养。在昆明南城清真寺师从田家培⁽⁵⁾阿訇四年，奠定了扎实的阿拉伯语基础。1930年考入明德中学后，正式启用“纳训”之名，开启了他的学术人生。

爱资哈尔留学岁月（1934-1942）

1934年，这位年轻的学子被选派至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文学院深造。在金字塔畔的八年时光里，他不仅系统钻研阿拉伯语言文学，更开创性地翻译了《天方夜谭》等阿拉伯文学经典。期间，他还将《背影》《雷雨》等中国文

⁽¹⁾ 马俊武先生（1912-?）：云南镇南回族学者，1934年由明德中学选送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文学院深造，系统研习阿拉伯语、伊斯兰典籍及社会科学。留学期间（1934-1942）即展现卓越翻译才华，1937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哈伊·本·耶格赞的故事》及《一千零一夜》选译本，开中国系统翻译阿拉伯小说先河。其学术涉猎广博，涵盖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原理》）、哲学（《现代哲学之科学基础》）等多领域。1939年参加中国回教朝觐团期间，执行抗日宣传使命。1942年获爱大文学士学位后定居新加坡，其晚年事迹尚待考证。作为爱资哈尔培养的跨学科人才，其译介工作对中阿文学交流具有开创意义。参见同上，第67页。

⁽²⁾ 林兴华先生（1908-2001）：云南沙甸回族学者，1934年由明德中学选送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法学院深造（1934-1940），专攻阿拉伯语并获学士学位。1939年参加中国回教朝觐团完成朝觐功课。归国后历任鱼峰中学、开远回民中学阿拉伯语教师，1953年调任北京国际关系研究所，后参与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历法研究工作。1960年起任教北京外国语学院至退休。译著有《中国天文学概述》《卡里乃和迪木尔》等，其学术生涯横跨伊斯兰教研究、阿拉伯语教学及天文学领域，2001年归真于家乡，享年93岁。作为爱资哈尔培养的复合型学者，在伊斯兰历法研究及阿拉伯语教育领域贡献卓著。参见同上，第67-68页。

⁽³⁾ 姚继德：《中国留埃回族学生派遣始末》，回族研究，1999年第1期，第57-61页。

⁽⁴⁾ 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420页。

⁽⁵⁾ 田家培阿訇（1870-1944）：云南开远经学大师，师承清末著名经师马联元，精通阿拉伯文、波斯文经典，尤擅认主学研究。1904年起两度朝觐麦加，历任昆明、广州等地清真寺教长。1895年在恩师指导下完成《古兰经》木刻版样，其端庄秀丽的阿拉伯文书法成为后世范本，原版珍藏于昆明南城清真寺。毕生致力于经学教育，培养出纳忠、纳训等著名学者，1944年归真于开远大庄，其学术遗产被视为中国伊斯兰文化瑰宝。参见高文德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史大辞典》：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563页。

学佳作译介至阿拉伯世界，成为中阿文学交流的先行者。1939 年，他随中国回教朝觐团完成朝觐功课，1942 年以优异成绩获得学士学位。⁽¹⁾

归国后的文化耕耘

1947 年归国后，纳训先生先后担任明德中学教务主任和《清真铎报》主编。1954 年，他接受了一项历史性使命——重新翻译《一千零一夜》。这项工作持续了三十年，期间历经政治动荡和生活艰辛，但他始终坚守译者的使命，最终在 1984 年完成了六卷本的权威译本。受人民文学出版社委托，编译了《一千零一夜》儿童版，于 1986 年问世，为新中国儿童提供了一份饶有兴趣的读物。⁽²⁾

翻译事业的巅峰成就

纳训先生的译作不仅以准确性著称，更开创了“文学性翻译”的新范式。他的《一千零一夜》译本既忠实于原著精神，又充分展现了中国语言的韵律美，被誉为“文学翻译的典范之作”。这部译作成为中国读者了解阿拉伯文学的重要窗口，也是中阿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³⁾

学术品格与历史地位

爱资哈尔的求学经历深刻塑造了纳训先生的学术品格。他秉持严谨的治学态度，将阿拉伯文学的叙事传统与中国文学的审美表达完美融合。作为二十世纪中阿文学交流的重要桥梁，他的贡献不仅在于译作本身，更在于开创

⁽¹⁾ 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2011 年版，第 420 页。

⁽²⁾ 马利章：《埃及爱资哈尔大学与云南穆斯林的渊源》，云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0 年第 1 期，第 105 页。

⁽³⁾ 纳国昌：《回忆穆斯林翻译家纳训》，中国穆斯林，1991 年第 1 期，第 13-14 页。

了一种文化对话的新模式。1989 年，这位伟大的翻译家与世长辞，享年 79 岁，但他留下的文学遗产将继续滋养着后世的读者。⁽¹⁾

总而言之，纳训先生的学术人生完美诠释了爱资哈尔教育的深远影响——这所千年学府不仅赋予他精湛的语言能力，更塑造了其跨文明对话的学术品格。正如《一千零一夜》中串联东西方的神奇飞毯，他以爱资哈尔锻造的学术钥匙，打开了中阿文明对话的大门，让《天方夜谭》的智慧在中国焕发新生，使中国文学的瑰宝在阿拉伯世界绽放异彩。这种双向译介的壮举，正是爱资哈尔“知识无疆界”理念的生动实践，也为当代文明互鉴提供了永恒典范。

第四批（1934 年 5 月）：沪上精英，跨海求知

同年 5 月，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选派金子常⁽²⁾、定中明⁽³⁾、胡恩钧⁽¹⁾、林兴智⁽²⁾、马有连⁽³⁾ 5 人组成第四批留埃团。他们来自中国最具开放性的城市，将海派文化与伊斯兰学术相融合，丰富了留埃学生群体的多样性。

⁽¹⁾ 马博忠：《近现代中国留埃回族学生历史简述》（续），回族研究，2012 年第 1 期，第 67 页。

⁽²⁾ 金子常先生（1902-1961）：济南回族经学大师，哲赫忍耶派世家。早年随祖父金士毅阿訇在乌鲁木齐学习经汉学问，1928 年由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选派至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神学系深造，留学期间完成朝觐。抗战时期主持济南清真道堂教务，1945 年后历任乌鲁木齐南大寺、昌平清真寺教长，积极支持新疆和平解放。1956 年应马重雍之邀任天水合子清真寺教长。其学术造诣深厚，精通伊斯兰教义与汉学，擅阿拉伯文书法，著有《埃及留学论》《朝觐记》等阿文著作及《古兰读法》《归真要道心解基录》等汉文典籍，1961 年归真于济南。作为爱资哈尔培养的经学大家，其“经汉双通”的学术品格与爱国爱教的精神风范，深刻影响了中国伊斯兰教发展。参见济南市志编纂委员会：《济南市志》，出版社：中华书局，1997 年 12 月，第 391-392 页。

⁽³⁾ 定中明先生（1913-2005）：湖南常德回族学者，1934 年由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选送埃及爱资哈尔大学（1934-1938），获阿拉伯文学士学位。归国后历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非司科长、台湾驻黎巴嫩等国外交使节（1955-1970），两度出任台湾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对台湾伊斯兰事业发展贡献卓著，四度率朝觐团赴麦加，担任台北清真寺教长三届，主编《回协会刊》六年。1978 年任台湾政治大学阿拉伯语系主任，著有《回教黎明史》等中阿文著作十余部。2005 年归真于台北，享年 93 岁。其人生轨迹完美融合爱资哈尔经学传统与现代外交官素养，在伊斯兰学术研究与中东外交领域均取得卓越成就。参见马博忠：《近现代中国留埃回族学生历史简述》（续），回族研究，2012 年第 1 期，第 68 页。

第五批（1934 年）：独行学者，另辟蹊径

湖南学子海维谅先生⁽⁴⁾原在印度求学，后转至爱资哈尔大学深造，成为第五批留埃学生中的独特代表。他的经历展现了当时中国穆斯林学子求学之路的多元性，不拘一格，广纳智慧。

第六批（1937 年）：鼎盛之师，空前阵容

1937 年，成达师范学校委派庞士谦阿訇率领 16 人庞大代表团赴埃，包括马继高⁽⁵⁾、刘麟瑞⁽¹⁾等杰出学子。这是历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批，但因抗战爆发，也成为最后一批成行的留埃学生。

⁽¹⁾ 胡恩钧先生（1913-?）：江苏六合回族学者，1934 年由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选送爱资哈尔大学深造（1934-1942），1939 年完成朝觐功课。长期旅居海外，1971 年在马来西亚主编中文《伊斯兰丛书》，撰写《斋戒》分册。作为留埃学生中活跃的国际化学者，其生平展现了爱资哈尔教育培养的跨文化学术视野，晚年事迹尚待学界进一步考证补遗。参见同上，第 69 页。

⁽²⁾ 林兴智先生（1913-1991）：云南沙甸回族学者，1934 年由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选送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法学院（1934-1943），专攻阿拉伯语与伊斯兰教法学，期间完成《到埃及来》并通晓土耳其语。1939 年随中国回教朝觐团完成朝觐。归国后历任新疆阿克苏县长（1945）、中国驻沙特领事馆秘书（1947），在任期间创建“奥斯曼清真寺”并获誉“公正长官”。1950 年后定居沙特吉达，1991 年归真，安葬于吉达。其译著《回教遗产继承法》体现了爱资哈尔法学教育与中国穆斯林社会需求的结合。参见同上，第 69 页。

⁽³⁾ 马有连先生（1913-?）：云南盘溪回族学者，1934 年由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选送爱资哈尔大学文学院（1934-1942），1939 年完成朝觐功课。毕业后定居埃及成家，20 世纪 80 年代曾回国探亲访友。作为早期留埃学生中扎根阿拉伯世界的代表，其生平展现了爱资哈尔教育培养的跨文化适应能力，晚年行迹有待学界进一步考证补遗。参见同上，第 69 页。

⁽⁴⁾ 海维谅先生（1912-2006）：湖南邵阳回族学者，早年辗转印度求学，1935 年入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文学院（1935-1942），专攻阿拉伯语并获学士学位。留学期间以阿文撰写《中阿关系》，1939 年任中国回教朝觐团秘书长。毕业后历任中国驻伊朗、印度等国外交官（1942-1965），后任台湾驻中东多国使节及联合国代表团秘书。1953 年于哥伦比亚大学获硕士学位。毕生致力于伊斯兰文化研究，著有三语（阿、波、英）学术著作《中国回教过去与现在》等，译介《伊斯兰人权论丛》等经典。2006 年归真于台北，享年 94 岁。其从贫寒学子到外交使节的传奇人生，完美诠释了爱资哈尔“知识改变命运”的教育理念，在中阿文明对话与伊斯兰学术研究领域留下深远影响。参见同上，第 69-70 页。

⁽⁵⁾ 马继高（1908—1990）：四川成都人，回族，生于伊斯兰武术世家。早年习武学经，20 岁任成都皇城清真寺阿訇。1935 年毕业于北平成达师范，1938 年入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文学院深造，系统研习阿拉伯语与伊斯兰典籍，成为早期受教于爱资哈尔的中国穆斯林学者代表之一。留埃期间成就斐然：译叶圣陶《稻草人》为阿拉伯文（首部中译阿儿童文学作品），发表《朝觐日记》等文章传播中国伊斯兰文化。1943 年获爱大学士学位，彰显爱大作为中阿学

1、庞士谦：中阿文化交流的桥梁

家学渊源与早期教育

庞士谦先生（1902-1958）河南孟县回族人士，出生于虔诚的伊斯兰教世家。幼年即入清真寺学习经典，后辗转河南洛阳、许昌、沁阳、甘肃张家川、山西晋城等地，师从虎延璋、马自成、丁锡忍等著名经师，深得真传，奠定了坚实的经汉学问基础。1922 年在河南沁阳清真寺马连三阿訇门下完成“穿衣”仪式，随即出任郑州清平里清真寺教长，主持教务。⁽²⁾

教育创新与文化启蒙（1923-1930）

1923 年返回故乡孟县桑坡，创办经汉小学并亲任校长，招收回族子弟，实施中阿文并授的新型教育模式。1926 年参与创办郑州伊斯兰文化研究社，兼任该社小学部部长，同时继续担任郑州清真寺教长职务，在宗教教育与文化传播领域崭露头角。

成达师范的黄金岁月（1930-1937）

1930 年应马松亭阿訇邀请，赴北平成达师范学校任教，兼任训育主任。1932 年马松亭、赵振武赴埃期间，临时主持《月华》编辑工作，成为该刊核

术桥梁的深远影响。归国后历任外交官、阿语教师（北京回民学院、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及国际广播电台主播，毕生致力于中阿文化交流与伊斯兰教育。参见同上，第 70-71 页。

⁽¹⁾刘麟瑞（1917—1995）：河北沧州人，回族经学世家之后，中国阿拉伯语学界泰斗。1938 年负笈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深造阿拉伯语，1942 年学成归国后毕生致力于中阿文化交流，堪称“中国阿拉伯语教育之父”——先后创立国立东方语专阿语专业、执教北京大学并荣膺教授，培养新中国首批阿拉伯语人才。作为杰出的文化使者，他两度率团朝觐并出访伊斯兰国家，担任多国友好协会理事，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担任首席翻译。在学术领域成就斐然：主持《毛泽东选集》阿译审定工作，将茅盾《子夜》、巴金《家》等中国文学经典译介至阿拉伯世界，并引进埃及名著《土地》等阿拉伯文学瑰宝，1981 年荣膺约旦阿拉伯语科学院通讯院士。晚年仍躬耕讲坛培育后学，其生平完美诠释了爱资哈尔留学经历对中国伊斯兰学术与中阿文明对话的深远影响，1991 年获颁“中国阿拉伯语教学杰出贡献奖”，1995 年归真后安葬于北京回民公墓，其学术精神永垂中阿文化交流史册。参见同上，第 71-72 页。

⁽²⁾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2011 年版，第 439 页。

心撰稿人。1934 年当选成达师范《古兰经》译注委员会委员，同时担任《古兰经》《圣训》诠释导师，教授阿拉伯语及伊斯兰教法课程，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¹⁾

爱资哈尔的学术淬炼（1937-1946）

1937 年当选成达师范第二批留埃学生团领队。七七事变后，他克服重重困难，在河南郑州集结南迁师生送至衡阳，又辗转香港、广州办理出国手续，最终率领“中国法鲁克留埃学生团”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教法学院深造，专攻《古兰经》学、《圣训》学及伊斯兰教法学。在埃期间，他担任中国留埃学生部部长，兼任埃及国王法鲁克的中文教师。

1938 年与马坚共同率领中国留埃学生朝觐团赴麦加，与日伪朝觐人员展开面对面的斗争，积极宣传抗日。1942 年出任埃及国王东方事务顾问，并在爱资哈尔大学开设“中国文化讲座”，以阿拉伯文撰写《中国与回教》在开罗发表，为中阿文化交流作出开创性贡献。⁽²⁾

归国后的文化事业（1946-1952）

1946 年底归国后，撰写《埃及九年》一书，成为研究中国留埃学生历史的权威著作。1947 年应马松亭阿訇邀请返回北平，共同创办回教经学院，延续成达师范的教育理念，同时担任《月华》主编。

1948 年《月华》停刊后，续办《月华周报》并任主编。同年马松亭阿訇赴西北期间，主持回教经学院院务，同时担任北京师范大学阿拉伯语教授，与马松亭阿訇共同维持“月华文化服务社”的运作。新中国成立后，主编

⁽¹⁾ 马博忠：《近现代中国留埃回族学生历史简述》（续），回族研究，2012 年第 1 期，第 70 页。

⁽²⁾ 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2011 年版，第 439 页。

《回民大众》杂志，并在回民学院阿拉伯语专班任教。⁽¹⁾1952 年发起并参与筹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当选第一届常务委员。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成立后，担任校务委员，兼任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法教授。⁽²⁾

提携后进与学术贡献

庞士谦阿訇十分重视人才培养，1951 年北京外贸学院聘请他担任阿拉伯语教授时，他主动推荐成达师范毕业生马宏毅出任。在马宏毅翻译《布哈里圣训精华实录》和马金鹏翻译《伊本·白图泰游记》过程中，他都给予悉心指导和帮助，深受学生爱戴。

其学术著作丰富，包括《埃及九年》《中国与回教》（阿拉伯文版）《中国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课本》《回民教育与留埃学生》《和平之使命》《伊斯兰教史》《回教法学史》《瑙威四十段圣谕》《回教认识的派别》等，学术风格严谨，主张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和观点理性研究伊斯兰文化，反对以神化和传说作为学术依据。⁽³⁾

晚年境遇与历史地位

1957 年在反右斗争中，因直言不讳而遭受不公正待遇，被错划为右派，1958 年含冤离世，后获平反。庞士谦阿訇继承了中国现代四大阿訇的学术传统，以渊博的学识、虔诚的信仰、爱国爱教的精神，成为当代“学者型阿訇”的典范。⁽⁴⁾年仅 56 岁便与世长辞，是中国伊斯兰教事业的重大损失。

⁽¹⁾ 马景：《庞士谦阿訇的经堂教育改良思想初探》，中国穆斯林，2008 年第 3 期，第 35 页。

⁽²⁾ 马博忠：《近现代中国留埃回族学生历史简述》（续），回族研究，2012 年第 1 期，第 70 页。

⁽³⁾ 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2011 年版，第 440 页。

⁽⁴⁾ 杨孝柏、马为公：《尼罗河畔九度春——庞士谦先生事迹追记（二）》，阿拉伯世界研究，1985 年第 3 期，第 22-29 页。

总而言之，庞士谦先生作为爱资哈尔大学的杰出代表，其九载求学岁月（1937-1946）铸就了贯通经训与现代的学术品格。爱资哈尔不仅赋予他深厚的经注学造诣，更培育了其开阔的文明视野。他将传统经学方法与现代学术规范相融合，开创性地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研究体系；通过创办文化讲座，搭建了中阿文明对话的学术平台；培养的众多弟子传承了爱资哈尔“守正创新”的治学精神。这段珍贵的留学经历，使他最终成长为融会东西的学术大师，为中国伊斯兰教的现代转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综上所述，1931 至 1938 年间，六批共 33 名回族学子远渡重洋，在爱资哈尔大学求经问道。他们不仅带回了伊斯兰学术精华，更促进了中阿文化交流，成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不可磨灭的篇章。这些先驱者的脚步，至今仍在激励着后人追求知识、拥抱世界，堪称文明对话的璀璨明珠。

四、爱资哈尔在中阿文明对话中的历史性贡献

（1）中国学人负笈爱资哈尔的百年传统

自清代云南最有名的中国穆斯林学者马德新（1794-1874）于 1836 年首开先河⁽¹⁾，爱资哈尔大学便成为中国穆斯林学者追求学术的圣地。近代以来，丁锡忍、王浩然、王静斋等经学大师相继在此深造⁽²⁾。1930-1934 年间，中国穆斯林留学运动达到高潮，三所伊斯兰院校分六批派遣 33 名学子赴埃求学⁽³⁾。埃及王室对此高度重视，福阿德国王向成达师范捐赠典籍，法鲁克国王更聘任留学生团长庞士谦为东方事务顾问，爱资哈尔大学更开创性地设立“中国文化讲坛”⁽⁴⁾，谱写了中阿学术交流的新篇章。

⁽¹⁾ 马利章：《埃及爱资哈尔大学与云南穆斯林的渊源》，云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0 年第 1 期，第 103 页。

⁽²⁾ 陈越洋：《二十世纪阿拉伯文化在中国》，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2014 年，第 78 页。

⁽³⁾ 同上书，第 78 页。

⁽⁴⁾ 庞士谦：《埃及九年》，北京：华文出版社，2017 年版，第 56 页。

（2）跨文明对话的桥梁作用

爱资哈尔不仅培养人才，更成为展示中国文化的国际舞台。马坚在此完成《论语》首部阿语全译本，庞士谦在《埃及九年》中记载：“正是留埃学子的持续宣传，才消弭了伊斯兰世界对中国的隔阂”^①。该校还于 1933 年派遣教授赴北平成达师范执教^②，开创阿语教师来华先例。

（3）人才培养的卓越成就

该校培养的马坚、刘麟瑞、纳忠等杰出人物，归国后成为我国阿拉伯语教育的奠基者。他们在北京大学等高校创建阿语专业，培养外交与学术人才。其弟子群体更构成当代中国中东研究的核心力量，使爱资哈尔的学术血脉在中华大地延续发展^③。这份跨越三个世纪的教育传承，见证着中阿文明互鉴的永恒价值。

（4）千年文明对话的光辉典范

爱资哈尔大学与中国学者的交流史，堪称人类文明互鉴的璀璨篇章。这座千年学府不仅培育了马德新、马坚等贯通中西的学术大师，更架起了连接尼罗河与长江的文化金桥。这段跨越三个世纪的文明对话，彰显了“和而不同”的东方智慧。今日，当我们在“一带一路”的宏图下重温这段历史，更能领悟其深刻启示：文明的真谛在于互学互鉴，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守正创新。爱资哈尔与中国学人共同铸就的这段学术传奇，将继续照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之路，为跨文明对话树立不朽典范。

^①同上书，第 56 页。

^②丁俊：《中国阿拉伯语教育史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 50 页。

^③陈越洋：《二十世纪阿拉伯文化在中国》，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2014 年，第 78 页；又参见丁俊：《中国阿拉伯语教育史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 50 页；又参见庞士谦：《埃及九年》，北京：华文出版社，2017 年版，第 56 页。

（5）学术遗产的延续

这些学生所开创的知识传承至今未曾断绝。马坚先生在北京大学培养了首批阿拉伯语专业的毕业生，他们后来成为了新中国阿拉伯语教育的支柱；而纳忠先生则在云南大学创立了阿拉伯语系，该系至今仍是西南地区中东研究的灯塔。

（6）爱资哈尔对回族精神构建的影响

回族学生在爱资哈尔的学习经历，不仅仅是一次教育体验，更是一次精神上的深刻洗礼。在爱资哈尔的庇护下，他们吸收了温和的学术精神，并将其带回祖国，以讲道、清真寺和教育课程的形式传播开来。对于他们来说，爱资哈尔不仅是一所大学，更是全球伊斯兰文化身份的象征，宗教与美学、理性与信仰在此交织，使得他们在中国的小型社区中，延续了开罗的精神。

（7）深化中国在阿拉伯记忆中的印象

这些学生通过他们的著作与对话，成功地将“中国”从阿拉伯世界遥远的国度，转变为一个与阿拉伯文化拥有共同脉动的文明体。他们翻译经典文献，参与学术期刊讨论，结交开罗的知识分子。通过他们鲜明的存在，他们在阿拉伯文化的心灵中种下了相互尊重的种子，使回族穆斯林的声音在爱资哈尔的长廊中变得熟悉，中华文明的回响也悄然存在于阿拉伯世界的内心深处。

因此，回族学生在爱资哈尔的历史，成为了不同文明创造性相遇的见证。当人们怀抱知识的明灯，照亮黑暗的道路，依然在这座高墙渐高、桥梁渐被忽视的时代里，保持着对话的火种。

结论

(1) 爱资哈尔是中阿文明交流的重要桥梁：研究表明，爱资哈尔不仅是伊斯兰世界的宗教和学术中心，也成为连接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重要纽带，在推动文化理解与文明互鉴方面发挥了桥梁作用。

(2) 积极传播中道思想与共存理念：爱资哈尔通过向中国社会传播温和的伊斯兰教义，有效推动了宽容、和平与宗教共处的理念，有助于消除对伊斯兰教的误解与偏见。

(3) 在教育与学术交流方面贡献突出：爱资哈尔为成千上万名中国留学生提供了学习平台，并与多所中国高校建立合作，促进阿拉伯语教学与伊斯兰研究的体系建设。

(4) 增进中埃、中阿之间的民心相通：研究深入揭示，爱资哈尔的影响力不仅局限于宗教层面，更广泛地促进了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尊重与理解，展现出文明在多元背景下和谐共生的可能，并树立了以共同价值观为基础的文明对话的典范。

(5) 对抗极端思想、倡导理性宗教观：爱资哈尔的温和教学体系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具有宗教学识的思想家与学者，他们在抵制宗教极端化、倡导理性宗教观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6) 从宗教机构向全球文化平台的转型：爱资哈尔不再仅是一个传统的宗教灯塔，而是转变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全球文化中心，推动着不同民族间的学术合作与交流，奠定了基于相互尊重与共同发展的文明关系，远离冲突与依赖的局面。(7) 推动全球宗教与文化合作新范式：研究表明，爱资哈尔展现了宗教机构在全球治理、和平建设中的建设性作用，是当代文明交流合作的新典范。

综上所述，爱资哈尔不仅是伊斯兰文明的承载者，更是当今世界文化对话的重要引领者。它通过传播温和思想、支持教育合作、促进宗教理解，架起了中阿之间、东西方之间沟通的桥梁。未来，爱资哈尔应继续深化其在全球文明互鉴中的角色，为构建持久和平、共同发展的世界贡献力量。

研究建议

（1）加强爱资哈尔大学与中国高校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建议扩大爱资哈尔与中国高等院校之间的合作项目，如学生交换、教师互访、联合研究计划，以深化双边文化与宗教理解，推动中阿教育合作的长效机制建设。

（2）建立中阿文明对话与宗教交流联合研究中心：倡议设立一个由爱资哈尔大学与中国相关高校或研究机构共建的文明对话中心，专注于伊斯兰与中华文明之间的比较研究、宗教文化互动与和平共处议题。

（3）推动适应中国语境的阿拉伯语与伊斯兰研究课程建设：建议在中国高校中引入由爱资哈尔专家协助开发的教学大纲和教材，使中国学生能够更系统、客观地了解伊斯兰文化及阿拉伯语言，避免宗教教学的片面化与刻板化。

（4）扩大对中国穆斯林宗教人才的系统培训：应加强对来自中国的伊玛目、学者、学生在爱资哈尔的系统化培养，帮助其提升宗教学术素养与国际视野，更好地服务中国本地伊斯兰社区，构建和平理性的宗教话语。

（5）通过媒体和教育宣传改善伊斯兰形象认知：鼓励爱资哈尔与中国媒体、高校合作，推出更多以中文呈现的伊斯兰文化资源，纠正大众对伊斯兰教的误解，弘扬其和平、包容、友爱的核心价值。

（6）支持中阿学者开展跨文化比较研究：建议设立专项课题基金，支持中阿学者围绕哲学、伦理、宗教学、历史文化等主题开展对比研究，挖掘两种文明的思想共鸣与互补空间，推动世界多元文化共生。

（7）激活爱资哈尔中国校友的桥梁作用：建议设立爱资哈尔中国校友会，定期举办研讨会与合作项目，鼓励他们在中国各地以文化大使的身份推动伊斯兰思想的正面传播和中阿人文交流。

（8）推动中阿之间的经典著作互译出版工程：建议中阿双方加大对宗教、哲学、文化类典籍的互译支持力度，尤其是将爱资哈尔权威作品翻译为中文，助力中国社会对伊斯兰宗教与文化的深入理解。

参考文献

1. 中文参考文献

- [1] 庞士谦：《埃及九年》，北京：华文出版社，2017 年。
- [2] 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2011 年。
- [3] 马云良：《马联元经学世家》，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1 年。
- [4] 白寿彝主编《中国回回民族史（下）》，中华书局出版社，2007 年。
- [5] 丁俊：《中国阿拉伯语教育史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
- [6] 马中平：《爱国的典范 学者的楷模——纪念王静斋阿訇诞辰 120 周年、逝世 50 周年》，世界宗教文化，2002 年。
- [7] 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 年。
- [8] 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近代）》，宁夏人民出版社，1997 年。
- [9] 济南市志编纂委员会：《济南市志》，出版社：中华书局，1997 年。
- [10] 高文德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史大辞典》：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 年。
- [11] 马德新：《朝覲途记》，马安礼译，纳国昌注释，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年。

2. 中文论文、报纸

- [1] 王根明：《王静斋爱国思想的形成初探——以民国史料为观察点》，西北民族研究，2018 年第 2 期。
- [2] 张广林：《我心中的马松亭大阿訇》，中国穆斯林杂志，2017 年 1 月 19 日。
- [3] 余达：《马坚和他的伊斯兰世界》，百年西部人物，2014 年第 7 期。
- [4] 陈越洋：《二十世纪阿拉伯文化在中国》，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2014 年。
- [5] 马博忠：《近现代中国留埃回族学生历史简述》（续），回族研究，2012 年第 1 期。

- [6] 马博忠: 《近现代中国留埃回族学生历史简述》，回族研究，2011 年第 4 期。
- [7] 马景: 《宗教对话中的马善亭阿訇》，世界宗教文化，2009 年第 1 期。
- [8] 马景: 《庞士谦阿訇的经堂教育改良思想初探》，中国穆斯林，2008 年第 3 期。
- [9] 马利章: 《埃及爱资哈尔大学与云南穆斯林的渊源》，云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0 年第 1 期。
- [10] 姚继德: 《中国留埃回族学生派遣始末》，回族研究，1999 年第 1 期。
- [11] 纳国昌: 《回忆穆斯林翻译家纳训》，中国穆斯林，1991 年第 1 期。
- [12] 杨孝柏、马为公: 《尼罗河畔九度春——庞士谦先生事迹追记（二）》，阿拉伯世界研究，1985 年第 3 期。
- [13] 白寿彝: 《马联元- 王宽- 马万福》，《中国穆斯林》，1984 年第二期。

3. 阿拉伯语参考文献

- [1] أحمد محمد عوف، الأزهر في ألف عام، مجمع البحوث الإسلامية، 1970.
- [2] أوليا شلبي الرحالة العثماني، رحلة إلى مصر، المحقق: محمد علي عوني، دار الكتب والوثائق القومية، 2016.
- [3] إلياس الأيوبي، محمد علي باشا، القاهرة: مؤسسة هنداوي، 2014.
- [4] ابن خلدون، التعريف بابن خلدون ورحلته غربا وشرقا، دار الكتب اللبناني، 1979.
- [5] ابن خلدون، العبر وديوان المبتدأ والخبر في أيام العرب والعجم والبربر ومن عاصرهم من ذوي السلطان الأكبر، تونس: دار القيروان للنشر، 2007.
- [6] بيارد دودج، الأزهر في ألف عام، ترجمة: حسين فوزي النجار، الهيئة المصرية العامة للكتاب، 2010.
- [7] تقي الدين المقرزي، المواعظ والاعتبار بذكر الخطط والآثار، بيروت: دار الكتب العلمية، 1418هـ.
- [8] جلال الدين السيوطي، حسن المحاضرة في تاريخ مصر والقاهرة، مصر: دار إحياء الكتب العربية، ط1، 1968.
- [9] جاد الحق علي جاد الحق، بيان للناس، القاهرة: دار الفاروق، 2000.
- [10] حسام محمد عبد المعطي، شيخ جامع الأزهر في العصر العثماني، مكتبة الإسكندرية، 2016.
- [11] حسن عبدالوهاب، تاريخ المساجد الأثرية، القاهرة: مطبعة دار الكتب المصرية، 1946.
- [12] حازم محمد أحمد محفوظ - نبيلة إسحاق، الكتاب التذكاري الأول إقبال والأزهر، القاهرة: دار البيان، ط1، 1999.

- [13] خير الدين الزركلي، الأعلام، دار العلم للملايين، 2002.
- [14] الذهبي، سير أعلام النبلاء، مؤسسة الرسالة، 1990.
- [15] السيد سمير عبد المقصود، الشوام في مصر منذ الفتح العثماني حتى أوائل القرن التاسع عشر، الهيئة المصرية العامة للكتاب، 2003.
- [16] شمس الدين محمد بن عبد الرحمن السخاوي، الضوء اللامع لأهل القرن التاسع، بيروت: دار الجبل، 1992.
- [17] عباس محمود العقاد، سعد زغلول: سيرة وتحية، القاهرة: مطبعة حجازي، 1936.
- [18] عبد المتعال الصعيدي، تاريخ الإصلاح في الأزهر، القاهرة: مكتبة الاعتماد، 1943.
- [19] عبد الله محمد عزباوي، المؤرخون والعلماء في مصر في القرن الثامن عشر، الهيئة المصرية العامة للكتاب، 1997.
- [20] عبد الرحمن بن حسن الجبرتي، عجائب الآثار في التراجم والأخبار، دار الكتب المصرية، 1997.
- [21] عبدالرحمن زكي، موسوعة مدينة القاهرة في ألف عام، مكتبة الأنجلو المصرية، 1969.
- [22] علي عبدالواحد وافي، لمحة في تاريخ الأزهر، مصر: مطبعة الفتوح لصاحبها علي بظاظه، 1936.
- [23] محمد زاهد الكوثري، مقالات الكوثري، مصر: دار التوفيقية، 2011.
- [24] محمد عبد الله عنان، تاريخ الجامع الأزهر في العصر الفاطمي، القاهرة: مطبعة لجنة التأليف والترجمة والنشر، 1942.
- [25] محمد عبد المنعم خفاجي – علي علي صبح، الأزهر في ألف عام، المكتبة الأزهرية للتراث، ط3، 2011.
- [26] محمود أبو العيون، الجامع الأزهر نبذة في تاريخه، القاهرة: مطبعة الأزهر، 1949.
- [27] محمد حرب، العثمانيون في التاريخ والحضارة، القاهرة: المركز المصري للدراسات العثمانية، 1994.
- [28] محمد فريد بك المحامي، تاريخ الدولة العلية العثمانية، المحقق: إحسان حقي، بيروت: دار النفائس، 1981.
- [29] محمد عفيفي، الأوقاف والحياة الاقتصادية في مصر في العصر العثماني، الهيئة المصرية العامة للكتاب، 1991.
- [30] محمد بن أحمد بن إياس الحنفي، بدائع الزهور في وقائع الدهور، المحقق: محمد مصطفى، ألمانيا: دار نشر فرانز شتاينر، فيسبادن، 1975.
- [31] محمد علي حسن زينهم، الأزهر الشريف متحف للفنون الإسلامية، الهيئة المصرية العامة للكتاب، 1999.

-
- [32] مصطفى بن عبد الله القسطنطيني العثماني، سلم الوصول إلى طبقات الفحول، المحقق: محمود عبد القادر الأرناؤوط، إستانبول: مَرَكَز الأبحاث للتاريخ والفنون والثقافة الإسلامية، 2010.
- [33] محمد عبدالله عنان، أسرار الدعوة الفاطمية، مكتبة الخانجي بالقاهرة، دار الرفاعي بالرياض، 1983.
- [34] محمد عبدالعزيز مرزوق، مساجد القاهرة قبل عصر المماليك، القاهرة: مطبعة عطايا، 1942.
- [35] محمد كامل الفقي، الأزهر وأثره في النهضة الأدبية الحديثة، المطبعة المنيرية بالأزهر الشريف، 1956.
- [36] محمد مكين، نظرة جامعة إلى تاريخ الإسلام في الصين وأحوال المسلمين فيها، القاهرة: المطبعة السلفية ومكتبتها، 1934.

4.阿语论文、报纸

- [1] عاطف مصطفى، الأزهر في مقاومة الاحتلال، مجلة الأزهر الشريف، فبراير 2018.
- [2] ليلي الصباغ، الوجود المغربي في المشرق في العصر الحديث، المجلة التاريخية المغربية، العدد 7-8، تونس، 1977.
- [3] محمد عبد الفضيل القوصي، الجامع الأزهر: العنوان والكيان، مجلة الأزهر الشريف، ديسمبر 2024.